

吳其昌著

子
馨
文
在
(下)

獨立出版社印行

登記號碼
類碼
37年 5 14
國立中央圖書館贈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1514825

第二卷

美芹集

人與人的關係，家與家的關係，團體機關與團體機關的關係。這部社會與那部社會的關係，都有一個共同信仰，共同概念，共同遵守的規律，然而亂源至。現在中國是已經走到一個新的時代，而沒有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他，安得不亂。辛亥以後，舊的文化，思想，已經隨着物質生活的革命而消失了。新的時代，已經隨着物質科學而儼然來臨。然而，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還渺茫沒有頭緒。因此由於文化，思想失其中心，所以一切一切的事情，都失其平衡。比如沒有成立一個新的倫理中心，那麼父親和兒子，弟弟和哥哥，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倫理概念，以倫理解釋之，相距很遠。一家之中，怎麼能够不起衝突？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妻，時時處處都有衝突的可能，那麼複雜的社會裏面，團體和團體怎麼能够不起衝突？學校怎麼能够不起風潮？軍閥更不必說，怎麼不起內亂？本來，單位與單位之間，自然不能絕對利害一致，利害相反，自然要爭。必須有一個同共信仰，高懸在上，然後人類能用理性來抑制利害。如果沒有共同信仰，犧牲沒有心靈上的代價，誰肯傻瓜讓步？這樣的軍閥而不內亂，是簡直沒有天理。所以我說：中國二十年內亂，是理所必

然的。是有代價的。他的主因是：

(甲) 已經走進了新的時代，而尚未完成新的文化。——時代文化，不相適應。

(乙) 文化思想失其中心，故國內一切一切失其平衡。——生活，思想，不相適應。

舊的文化，是適應着舊的時代的，所以他能夠維持下去，一直到了現在。舉個例來

說：自從宗儒以後，他們認為皇帝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徵，所以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忠於國家民族的緣故而致敬皇帝，又是人生至高無上的道德。這種運動成功以後，歷宋，

元，明，清一千多年，沒有一件弑君的案子，並且沒有一件廢君的案子。那怕你是秦檜，

韓侂胄，賈似道，劉瑾，嚴嵩，魏忠賢，甚至於西域韃子阿馬合，整個天下，抓在手裏，

却不敢廢君。假定有人犯了這個規律，那一定父不為你為子，子不為你為父，妻不為你為

夫，夫不為你為妻，這樣的空氣下，這樣的倫理觀念，中心思想下，皇帝才能一紙命令，

黑龍江總督着降調廣西巡撫。皇帝是動力的源泉，但是皇帝的力量，是誰賦於他的？是一

種文化，思想賦予他的。因為你如果反抗「聖旨」，你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你手下的衛兵，都有誅你的危險，你根本就不能生存，還遣那一個去替你內亂？所以除了民族革命外，一千多年沒有像樣的內亂。我並不是羨慕這種文化，牠，在牠的時代，夫自有牠的光榮。我們現在應該恭恭敬敬的送牠入歷史博物館去。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和牠同樣有力而適應於我們時代的文化。

二 回頭看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與內亂

第一，我們發現：凡是一個文化的創造期和死亡期必有內亂。原來一個文化，也和其他餘有生機的物類相同。佛家說：每人都有一度生，老，病，死。無論何種文化，也各有他的生，長，老，死。一個文化的生產和死滅的時期，生活於這文化的人羣一定會起一種變亂與紛擾。我們可以說先秦至東漢末，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創造文化的產生期和衰亡期，而戰國和三國恰恰兩期大亂。因為十種文化初生，各派爭鳴，大家想征服異己，一般的人，不知適從，這是亂源。到衰亡期，失去維持信仰的能力，所以又要亂。自唐末自清中葉，

是中華民族第二次創造華梵結合文化的產生期和死亡期，而五代和今日，又恰恰兩期大亂。歷史上告訴我們，是清楚極了。

第二，我們發現：凡是別一個文化侵入這個文化，必有內亂。這好像別人的血，注入我們的血管之內，那麼無論他將來的結果是如何的有益，而現在一定要發大冷大熱，感覺極大苦痛。東漢以後，印度和伊蘭的文化，大量的輸入中國，而六朝時代，恰恰一場大亂，鴉片戰爭以後，歐洲的文化，大量的輸入中國，而現在恰恰一場大亂，歷史上告訴我們，也清楚極了。

現在的中國，逢着上二種必亂的交點，「亂」怎麼能够僥倖免掉。還恐怕物質科學的進步，戰爭技術的敏捷，交通時間的短縮，亂二十年，也許就此僥倖定了。要不然恐怕亂二三百年才完，都說不定。

第三，我們發現，新的時代，有一種新的文化生產，自然安定。譬如先秦時代，文化正在怒生的時候，造成大亂，憑你涵蓋一世的英雄豪傑，齊宣王，魏文侯，秦孝文，都不

能統一中國，始皇勉強統一，只十三年。到了後來，漢高祖以一市井無賴，安安穩穩，開了數百年的統治基礎。劉邦的志願，智力才能，那一件能及齊宣，魏文，始皇的百一。這不是他的力量；那末是誰的力量呢？這實在是儒家征服他家以後統一思想發出來的力量。我們試讀兩漢書的儒林傳，文苑傳，黨錮傳，獨行傳，和其他重要名人的傳，就很明白看出他們一模一樣，一個典型範子裏出來的思想，言論，行爲，就明白了。

所以現在中國急切的，誠懇的，需要一種新的中心文化，消弭亂源。

三 再回頭來看現在走到生死大角的中國

中國的危機，可稱現在已經走到生死關頭的尖角。這不必是丟了東三省才感覺得。東三省不丟，那嚴重也是一樣。這不是故意造作危詞，以聳動人聽，而且如果不是從根本去謀培養，即使用飛機大砲把東三省奪了回來，將來還是要丟。經過這次的教訓，如果人人循着正軌咬着牙根幹了下去，第三次新的現代中國文化，居然產生。以這個文化做了全國

我個人以爲我們救國的態度，該有兩種式樣：

(甲) 烈婦的態度。

(乙) 節婦的態度。

丈夫死了，馬上可以跳井，上樑，刎頭，慷慨殉節，隨丈夫於地下，這是烈婦。這樣行爲，可泣，可歌，可敬。丈夫死了，並不自殺，吞着眼淚，咬着牙關，含辛茹苦，奮鬥幾十年，撫大他的遺孤，成就很偉大的事業，學問，完成丈夫未完的志願，這是節婦。這樣行爲，更可泣，更可歌，更可敬。我們的態度，究竟採取那一種呢？採取甲種，那麼立刻起來去投義勇軍，到東北去和我們的敵人拚命！這是烈婦，無任敬佩，萬萬不可少此男兒。含辛茹苦，任重致遠，奮鬥數十年，擔起復興中國的沉重擔子，這是節婦，更可敬佩，而且是國家質實的骨幹。

不過，以難而言，當然節婦比烈婦艱難十倍，偉大十倍。但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烈婦不能假的，而節婦也許假的。烈婦犧牲生命，這是無法騙人的，而節婦中途可以

偷偷嫁人。所以現在政府所標榜的「長期抵抗」，以原則而論，全國國民應該絕對同意，絕對擁護。但「長期抵抗」，也許可以變成「長期偷懶」。而馬上去投義勇軍，倒不能不假。

所以我們應該用烈婦視死如歸的精神，來擔負節婦吞淚咬牙，長期撫孤的苦行。我們救國的態度，似乎應該如此。

五 現在學生時代的責任和工作

態度明白以後，談到工作。政府有政府的工作，積餉，積械，積錢，剿匪，……這是政府的長期抵抗工作，我們除了監視他的勤惰以外，無從越位參加。而我們的責任實在比政府大，而我們的工作在那兒？我以為凡是現在中國的學生，個個有直接創造中國第三次新時代文化的天職。萬一如果這個時代尚未成熟，還不够產生新文化的話，至低限度，也應該毅然負起間接催促新文化產生的責任，於是乎

應若然然其間對其文外之意也其平

六 說到我們治學的態度

我個人以為我們治學的態度，也應該有兩種。國中學士，國師官而對其中國學士六

類(乙)曰以真積力久之精誠。自通流而工於，辭論，實耐，實耐，實耐，……實是

關於第一點，我個人冷眼觀察中國民族的病根，對於這點實在痛心，而且寒心。誠懇

的方面，是虛偽，刁詐，欺騙，兒戲，輕狂，敷衍。這是「精神上的鴉片毒」。我們從顯

明明的地方去觀察，譬如「戀愛」，這是一件何等神聖芳潔的事，然而現在中國青年，連談

戀愛也欠缺誠懇！好像哥兒小姐們吃了頓飯沒有事做照例的來一套「遊戲」。戀愛是關

於終身幸福，切身利害，如此之甚，還是視為兒戲，那麼將來為社會國家服務，豈不更把

社會國家當作兒戲？養成這樣的習慣，國家那能不上。學問更不必談。昆生的故事，不

論必問他真偽，然而發生在先秦時代是事實。這足以證明中華民族在先秦時代內心生命力的

灼熱和真摯。所以先秦時代的學說，是這樣的燦爛。所以我以為「誠懇」是一切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無論那一種學問，我都情願用我的生命去換這種學問，我就把我整個「身」和「心」，貢獻給這一種學問，我就拚命去做這一種學問，我就真用我的生命去換這一種學問。立了這樣一個誠懇，真摯，忠實的弘願，學問決計不會不造到最高一層。顯明的例子；別人做詞，風花雪月的玩藝兒罷了，而納爾成德振出心血來換他。朱子註四書，到死的那天，還修改大學誠意章。高則誠做琵琶記，填到「吃糠」一句，滾在柴堆裏哭得不能起來。王實甫做西廂記，到「西風緊，北雁南飛」，嘔吐鮮血暈倒。我舉的例子，固為不倫不類，但是他們都是用整個生命去換他的學業。所以他們在各個不同的方面，造佔各個至高頂峯，永遠不朽的地位。做學問第二個根本態度，應該如此。不但做學問，而且同樣適用到做人。

第二種態度，是荀子發明的，這是荀子極偉大的一點。他在勸學篇上說：「其真也，積以久，則入。」我們細細咀嚼這「真」，積，力，久，不四字。其真也，不虛空。其

「積」，一點不放棄，「力」，一點不躲懶。「久」，一點不息息。脚脚步步踏實。得一分積一分，得一寸積一寸。不求速效，不計日時，無厭無怠的努力下去，即便移山填海也會成功。所以荀子又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鍥而不舍，金石爲開。」又說：「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這決不是荀子的應酬文章，這是每一個字，都是他積八十多年的經驗鍛鍊出來的。我們應該把四字當做四盞明燈，深深的體認，受用。像澆花一樣，只要你合乎培養的方法，不計近功，不求速效，勿助長，勿偃苗，無厭無怠的一天一天合法灌溉下去，牠一定會開出燦爛的花來給你看，只要他生機不死。眼光放遠一點，不要專看目前，要看看十年二十年以後。可是千萬不要到漢口九華公司去買絹花來扎上去，以自欺欺人啊！

所以新的文化產生，要自然成熟產生的，連創造者自己都不知道是我創造的，這才是真的新文化。可是，千萬不要滿肚子裏懷着『我要創造新文化了』！關了房門，咬着筆做一本『新文化』就算。這不是『新文化』，是『新八股』。是扎絹花。我們做學問的態

度。是。曾文正公說的：『真，積，力，久，則入。』而且，這也不單是做學問，同樣適用於做人。

七 結論

是下列的三句：

- (一) 治學的根本態度，是和做人，和救國，和其他一切一切的根本態度一樣的。
- (二) 只有這種態度，才是真正創造新的文化的緣會。
- (三) 只有新的文化產生，才能給中國以新的生命。

民族危機與士風

民族危機的認識和救國治學的態度

民族復興與士風

一

中國現在是臨到一個「危急存亡之秋」，這是任何人所知道的，不用我來多說。用人來比，凡是一個人病到危急存亡之秋，那末他的結果，無論如何，不出兩種。一種是死！一種是病愈。病愈了以後，照例的，不但健康恢復，而且反加胖了。在過去歷史上，我們的祖宗，這樣「危急存亡」的病也生過好幾場。病的結果：也會死過，也會病愈而且加胖過。我們現在要死呢？要恢復健康而加壯呢？那，我們先得看看：「死」的病象是怎麼樣的？恢復健康而加壯的病象是怎麼樣的？

假定「中國」是一個人。那末組成這個人的機構，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以為：他的（這人）假定的「中國」是一個人。那末組成這個人的機構，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以為：他的手，足，骨，肉，血，心，肺，肝，胃，腸……等等，一切最主要，最基本的肢體，機

官，都是「耕農」分子和附屬於農村的「手工業」分子，小買賣分子。只有「士」分子，口，鼻，舌，腦，至少數感覺機關，領袖機關，是「士」的分子。太型的商賈呢，在外國也許不同，而在中國呢，永遠是居於人體的「疣」「駢指」「盲腸」……等地位，有也罷，沒有也罷，由其有時還要作祟。而華貴族，以至於達官，顯宦，軍閥之流，他們在「中國」這人體的地位上，是屬於「疽」「癰」「瘡」「疔」「爛肉」「膿液」「鼻涕」「耳聾」一類，凡是一切敗血，吸血，腐血之東西，屬之。不但是不必要，而且於衛生絕對有害，可說是損傷元氣的惟一罪魁。以上的觀察，雖然說得不大恭敬，但是事實是這樣。從上古三代以來，一直到現在，構成中國整個社會的有機細胞組織，都是如此。所以，現在可以這樣的說：構成中華民族的基本元素，只有「耕農」「手工業者」，和「士」。

「死路呢？健康的路呢？」今天以後，如何「宗」「宗」「宗」？「眼」「眼」「眼」？「要」看做民族耳目，心腦，神經的「士」，如何「宗」「宗」「宗」？

諸位是「士」。我自己，慚愧得很，不能躬耕，也祇得勉強算是個下等的「士」。我們既然做了民族的耳目，如何不看看從前我們祖宗「死的病徵」是怎樣？「加壯的病徵」是怎樣呢？

一、（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曰：「天下已定，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此。」
二、（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曰：「天下已定，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此。」

先講兩個非常普遍，膾炙人口，我們祖宗病中的故事。

「且有一回之我們祖宗，病到「危急存亡」之秋，而終於「昊天罔極」的。誓舉魏晉六朝為代表，那時候的青年信仰中心的玉符，被胡兒石勒擄到了，就拚命磕頭勸石勒做皇帝，要求不死，但是到底殺了。」（資治通鑑卷八十七）像這類的「士」，可以拉上幾車。顏氏家訓篇上所記的故事，尤其著名。

口、（引） 齊朝一士夫，嘗謂我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言、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

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够了，這樣的「士」，不必多，只要有一個，——一粒種子，培養長大起來，國家不
亡，是無天理的。

另外一個故事，也是國家病到垂危，而在農村中間，挺出幾個種田的書獃子來，——
會，胡，羅，左，彭……等，戡平了國家的大難，使國家恢復健康而反加壯。我們就講彭
玉麟罷，在他求解兵柄的奏摺上說：

「臣少孤苦零丁，備書養母。咸豐二年，丁母憂未終，適遭粵逆之亂，義憤所激，
遂應會國藩之招，墨經從軍。非敢云移孝作忠，當國家多難之日，義不得顧私情
也。臣素無聲色之好，室家之樂。性尤不耽安逸，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
畝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傷，積勞多疾，未嘗請一日之假，回籍調治。終年風濤矢
石之中，雖甚病，未嘗一日移居岸上。誠以親服未終，而從戎，既難解免於不孝之罪，
豈敢復爲惜身家之圖。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母喪未終，出

而從戎，專以滅賊爲志。今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而退無義。伏惟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道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

——彭剛直公奏稿卷二——

他另外一個奏摺上說：

「臣與曾國藩，初起義旅，其時自將弁以至士卒，大抵非書生即農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娛，不知有功名勢位之樂，不知有趨踰應對之文。當時湘軍所以勝人，不過兩端：曰樸曰勤。」

——同卷詳酌水師事宜摺——

這樣的人格，千載之下，還是叫人肅然起敬！這樣的國士，不必多，也只要一兩個，領導民族，埋頭猛幹下去，論如何，這個民族，會復興的。

從表面上看來：凡是「亡國」的士大夫，沒有一個不是生長於都市的，生長於富貴門閥，錦繡叢中，綺羅隊裏，生長於一個追逐個人的，肉體的，享樂的環境之內的。歷史上有名的南朝金粉文明，貴游子弟，文茵，錦囊，薰衣，剃面，焚香，傅粉，綠蠟鬪，白玉

塵，的人們，都是代表。

凡是「開國」的士大夫，大概都來自田間，或來自清貧孤寒之家。要不然，即使生於都市，也深切地知道稼穡之艱難，農民之苦痛的。或者許親自胼手胝足，躬耕過來。像東漢的馬（援）祭（遵），三國的諸葛（亮），晉之劉（琨）祖（逖）溫（嶠）陶（侃），唐之魏（徵）褚（遂良），宋之歐陽（修）范（仲淹），明之劉（基）方（孝孺），以及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張（履祥），陸（世儀），顏（玄），李（塹），最近之曾，左，彭，羅，……等，都是代表。

以上的條件有許多是屬於先天的環境，（譬如生下來就在富貴之家）不屬於我們的自由意志。人力所無可如何的，那有什麼法子想呢？但是，屬於我們自由意志範圍以內，是我們「士」的分內之事，也儘管多着呢。這是我們不能不返身求之自己的。

關於這一方面——「士」的分內事——也可分成兩節來講：

（一）屬於積極的，

第一凡是開國之士，都有一個向上向高的靈魂主宰，都有一種崇高的理想，遠大的鵠的，做他終身行爲的動力。所以孔子稱「志士，仁人」，孟子說「士尚志」。沒有這點靈魂，這點動力，任何事業，根本不會發生。好像沒有火種，決不會起火一樣的明白。而亡國的士呢，徹頭徹尾，肉體支配了理性，支配了連命，支配了靈魂！徹頭徹尾，是一個，一切一切以個人的，肉體的，享樂爲本位的活屍！

第二有了崇高的理想，遠大的鵠的，第二步的培養工夫，就應該發出三種的心和力。第一種是「自尊心」。第二種是「自信力」。第三種是「責任心」。「自尊心」，是種子的抽芽，「自信力」是發葉。「責任心」是生榦。譬如孟子說「以齊王，猶反手也」，「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也」，他堅決地相信，他人能够把天下弄糟，我也一定能把天下弄好。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記魏徵和封德彝二人在唐太宗面前辯論，封德彝以爲大亂以後，天下不容易上軌道。魏徵以爲大亂以後，天下更容易上軌道。最後唐太宗同情魏徵。這顯而易見的唐太宗和魏徵的自信力堅強，所以猛幹下去，產生了一個「貞觀之治」。宋

朝的范仲淹，二程子，張載，王安石，學問和事業，完全不同，而他們四五人的行狀，碑誌，本傳，年譜上，都不約而同的說「先生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後來，因他們所生的影響，居然改觀了整個天下。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卷十三「論亡國亡天下」的一條上說：「觀袁平可變爲東京，五代可變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他是這樣的自信。又說「……至於天下之興亡，則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他又是這樣的自尊和自責。不錯從明末那樣的士風，居然會變成清代中葉以前那樣的士風，清聖祖固然有力，我想顧亭林的力，決不比清聖祖小。再說，曾國藩，在做秀才或孝廉的時候，就做了一篇「文章」原才，劈頭就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所向而已」。他竟是這樣相信「他可以領導天下走入亡國之路，或走入復興之路。」

這三種心和力，培養滋長了你這點理想和主志，擴充大來，自然是一種「開國」「創業」，犧牲個人，而爲羣衆謀福利的宏願。

范文正公說：「先天下之慮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曾文正公說：『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

他們到底憂的是什麼？國家弄糟，與他們什麼相干？別人都毫不憂，他一個人爲什麼要憂？憂了以後又怎麼樣？這值得我們嚼一下滋味了。

第三但是事業成功的條件，單發宏願是沒有用的，必須具有「正確」「遠大」「敏銳」的知識。這一點是事業成功失敗的基本胚胎。我常常這樣的想：「中國的同治中興」、和日本的「明治中興」，時間是相同的（明治元年——同治七年），空間的形勢，是相同的。同治中興的主角，是湖南一隅的湘軍，明治中興的主角，也是鹿兒島一隅的島士。同治中興的領袖，不過曾，胡，左，羅，彭；幾個人；明治中興的領袖，也不過巖倉具視，後藤元樺，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幾個人。然而結果，前者早已煙消霧滅，後者到現在還赫赫炎炎，這究竟不同在什麼地方呢？我想，最大的不同，就在知識方面了罷。當彼邦派心腹重臣，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之流，出洋吸收新文化，新知識，新制度的時候，中國的中興主角，固拒現代文化，曾文正，李文忠只知道船堅砲利而已，左文襄深惡洋人，彭剛

直反對鐵路，那時拆卸上海至吳淞軌道，沈之於台灣海峽，就是鼎鼎大名的沈葆楨幹的。那末我們後學對於這班中興前輩的人格道德和精神，表示五體投地的拜服以外，至少是覺得他們那時的知識「正確」「遠大」「敏銳」的程度，遠不及彼邦的主角。這一點就決定了八十年來中日兩國的命運，至令想着還有餘痛。

但是曾，左，胡，羅，：諸位，在九原之下，是羨慕着我們呢！我們有這樣一個個完備的大學，供給我們以豐富的現代知識，如果我們還不能利用，而輕易放過，如何對得起前輩的鬼！

(二) 屬於消極的

凡是開國之士，都有一個高潔的人格，嚴峻的氣節。而亡國之士呢，是以人格賣錢，以氣節換飯的。這一點，在今日中國漢奸及貪污橫行的世界中，是應該砥礪的，提倡的。

記得：中國今日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可以死，可以復興而加壯。

記得：「士」是民族的目耳。

記得：我們是「士」。

記得了以後怎麼樣呢？請大家回去各自撫心反省一下。

前章的...

...

...

開國的建國的根本精神

今天是五月六日，明天「五七」，便是東四省的賣身券——二十一條——提出的日子。今天就可以說是國難的前夜，這時候提筆寫文章，實在叫人不能舒服。離開「五七」紀念，差不多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們的國難，不但沒有一些轉機，而且一年深似一年，這究竟是什麼緣故？究竟中國少了些什麼？值得我們細細一想的。

全國的學者，爲此苦悶，也化了二十年的腦力去想，枝枝葉葉，發表了許多意見。直至最近，有南北十位有權威的教授，發表其所謂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宣言。個人認爲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提案。一切枝葉的方案，沒有這個提案來做基礎，壓根兒就無所附麗，先談不到好壞，更不必說有益有害。所以個人對於十教授的宣言，十分中心共鳴。

不過我的意見，和十教授也有小小不同。我不大懂得文化是否可以有地方本位？有中

國本位文化，那末是否可以也有河北本位文化？或江蘇本位文化？雖然歷史上也有所謂「浙東學派」「皖南學派」，但溫州人是否一定要做陳，葉，的信徒？徽州人是否一定要守朱，戴，的家法？也是疑問。所以我的意見，以謂文化不必有地方本位，但希望文化效用所及的目的，是可以有地方限制的。而且可以統盤籌劃，加以人力去調濟，平衡的。所以本文的意旨，絕對不是討論我們現在應該採取何種地方性質的文化，而是討論以中國的復興爲本位，那末應該需要怎樣的文化？應該需要怎樣的青年去建設這文化？

中國現在究竟缺乏一些甚麼？飛機？大炮？不錯，是少的。但是比二十年前總多一
些。何以國難二十年後，反加深幾十倍呢？進一步說，物質的建設，科學的智能，不錯，是落伍。但是比袁世凱時代是進步多了，這也是事實，不可否認的。何以國難不減輕而反加重。你說是一「建設」失效嗎？這又是大謬不然。再換一方向去觀測，民國二十四年的物
質建設，科學智能，比先進諸國，固然差得很遠，但是比之日本慶應二年的情況，文野之
別，也是差得很遠。但是何以日本慶應二年，草昧野蠻之世，會一變成明治復興的大業，

燦爛光明。而中國已經有若干的建設和科學的基礎，而國難反加深呢？何以一樣的歐洲科學，人家有天大的收穫，而我們的收穫，小得躲在顯微鏡下呢？我們去想想，我們去再想想，這決不是皮膚病吧！我們中國究竟少了些什麼呢？

我說：少了一種開國的建國的根本精神。

用一個工廠來比說。現代的先進諸國，是一個大規模工廠，機爐如山。日本的慶應二年，是一個土式機件笨陋的「作場」。現在的中國呢？是一個機件粗備的小規模工廠，那機件倒是舶來原貨。機件，和駕駛技術，譬如物質建設，和科學智能。中國現在是機件粗備，而機件都動不了！缺少甚麼呢？另外都不少，單單缺少推動機器的火力，燃燒力。這一點火力，這一點燃燒力，就是我所謂「開國的精神」「建國的精神」。真有火力，真有燃燒力，那末雖然只有一個土式的機件笨蓋的「作場」，但是牠會動，動的結果，自然有收穫，有進步，一步一步的變化到機爐如山的大工廠，日本是也。裝了舶來的新式機件，但是一竄冷灰，絕無火焰，反弄得不是機輪軋死了人，就是失其故技，以致餓死，而反在

那裏懷疑科學無靈，建設無益，中國是也。

一個國家，民族，復興的徵兆，一定要有若干志士仁人，烈火猛燒着他的遍身，領導着無數無數的民衆，白熱灼心，萬衆努力，按着一定步驟去埋頭猛趕，乃至拋頭換取，去推動一切的物質建設，一切的學術智能。那末方才可以萬端齊進，萬效俱收。日，土，意，俄，德，還不是鏡子，還不是證據！

所以本文所要研討的，是：開國的建國的根本精神，到底是怎樣的，提出來請大家賜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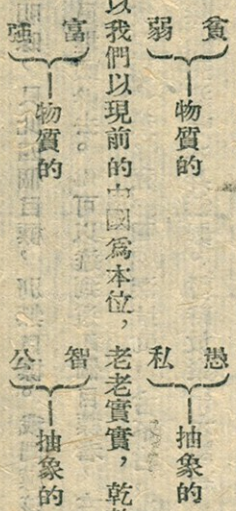
個人的意見，分成三個方面來講。

一 目的

老老實實的說，不說吞吞吐吐的話，所謂「中國本位所需要的文化」，決不是不可「復古？」能不能「西化？」的問題。也不是「X學爲體？Y學爲用？」的問題。更不是

「西化」應「全盤？」或「局部？」問題。既不是「讀經救國」，也不是「罵經救國」。因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好的，我們自然去採用。管他是「西」，是「中」，是「今」，是「古」。反之，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說：「來自西洋的，怎麼樣好，我們也不要。」或者說：「凡是中國古人發明的，怎麼樣好，我們都反對。」這個人也許是傻子，你滿可不必理他。所以十教授所謂「存所當存，去所當去。」我以為等於「飯之當吃，砒霜之當不吃。」是不用說的。（聽說還有反對的人，這真是高妙得非淺陋所能測度了）

我們當前的問題這怎樣解除國難，復興國族，建立開國基礎，造成一代學風的問題。我們看看，中國當前的病根，是



所以我們以現前的中國為本位，老老實實，乾乾脆脆，講句亮話，是需要：

簡單明瞭，只此四個目標，別無目標。我們應該向這四個目標，集中全國的人力，材力，總動員埋頭幹去。凡可以達到這四個目標者，古不古，西不西，我們都要。反之，凡可以陷到貧，弱，愚，私，四個深坑的，古不古，西不西，我們都不要。暫時不談『王道』，雖然『王道』本身無罪。暫時放棄『大同』，也知道『大同』是人類最後歸宿。暫時犧牲中國固有的道家思想的「退嬰」，「無為」，「不抵抗」，「見侮不辱」，「唾面自乾」……等一類的見解。相同性質的西方聖人所說的「打你左耳光，一併送下右耳光去請打」的教訓，也只好暫時心領奉璧。同樣的印度哲人所倡的「主靜」，「出世」，「滅寂」，「割肉慢處」，「碎大地為微塵」；等一類的學說，也只有暫時剝愛。以上所述的義諦，是不是對？合不合真理？我現在那裏有胆量有資格去批評。不過這樣的人生觀，與文化，與現在的「中國本位」根本不能相容，那是很清楚，人人所能見得到的。因為依照上列的義諦，那末牠的邏輯，一定要落得「人家搶你東四省？你何不連東五省一併奉送」的結論才終止的。

爲達到中國本位所急切需要的上述四個目標起見，我們目前急切所需要的思想，的人生觀，的文化，應該以「勇猛」，「前進」，「奮鬥」，「吃苦」，「服勞」，「務實」，「不可侮」，「大無畏」，「有死無退」，……等一類義諦爲依皈。這思想，這學說，到底是中國的呢？還是西洋的呢？還是二處的聖人都有的呢？這暫時可不用你管，讓哲學家寫哲學史的時候去分析吧。

二 精神

第一立志。不必像宋明理學先生一樣的，立一個籠統「做聖人」的志。但人人必須立下一個不論範圍大小，而但求功效切實的「志」。人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學之所宜，智力能力範圍以內，擇定一種可以達到中國本位的富，強，智，公四目標部分的責任，毅然負荷起來。人人應該對於他的生存，賦予一個意義，找尋一個前途，一個計劃，一個理想，乃至可以說是一個野心。

第二，無論是做學問，做事業，你的目標立定，工作找到，責任負起以後，你就應該發一個弘願，下一個深誓。沒有成績，死不甘休。悲哀呀！我們感覺得中國現在對於學問，事業，肯發弘願，肯下深誓的人太少了。「光彩」從什麼地方生出來呢？以前我們中國的和尚，往往有身無半文，發弘願募化十萬百萬黃金來造廟，燒一個指頭，再燒一個臂膊，甚至燒身為燭，骨成灰而廟造成。吾家鄉（浙江硤石鎮）修智標塔，全邑富紳數十年鬧不成功。忽然一個討飯和尚叫做三林，他發願說：「我來修」，這幾乎使富紳老爺們笑掉牙齒。他還沒有燒指燒臂，但是二十四年以後，十幾丈高的寶塔矗立雲表，還多好幾萬銀子，又修了一條石橋——寰秀橋——又舖了幾十里石路。我要普天問問：何以我們建造我們國家的熱心，不及和尚們建造他們的廟！何以我們的愛國，不及和尚們的愛廟！我想，只要你肯用這樣的精神去幹，那是無事不成，無學不就。

第三，無論是做學問做事業，當你工作的時候，你都應該像歐洲宗教家那樣抱着「以身殉道」的精神，生一種「以身殉事」，「以身殉學」，「以身殉職」，「以身殉國」的

責任心。以你整個生命，去換你應盡的天職。你如果沒有這樣的信心，你的事業，永遠是「依樣葫蘆」，沒有出路，你的學問，永遠跟着人家的尾巴，不能超過人家。

三 態度

關於態度的討論，做事業，和做學問的態度是不相同的。以做學問而言，文，法，理，工，醫，農，……各科又各不相同的。再以文科而論，史學家和哲學家的態度不必相同。文學家又和史哲學家不相同。但是有最要緊，最基本的三點，乃是通貫乎事業，學問：一切一切的。

第一，忠實 一切的進步，由於精密。精密生於準確。準確產生於忠實的態度。據我的淺見，科學的基本條件，只是不撒謊。有一絲一毫忠實的反面態度：撒謊，馬虎，虛浮，掉玄虛，那末嚴格地說來，這學問，這事業，根本就不能健全成立。談不到準確，精密。「進步」，差得更遠。

第二，耐忍。據我的淺見，無論何種學問，並無深奧，只有細密。門外漢只見個大輪廓，或者連大輪廓都不够見。所謂專家，別無神祕，不過於某一部分，研究得細之又細，密之又密。於此我們知道：任何偉大的事業和學問，都是一步進似一步，一縷細似一縷，千條萬緒，千辛萬苦得來的。克服這千條萬緒，千辛萬苦，只有耐忍。如果我們有一絲一毫耐忍的反面態度：潦草，偷巧，躲懶，怕麻煩，那學問，事業，能够有結果嗎？我們自己想想！

第三，毅紉。據我的淺見，任何一切偉大的成就，都是時間的成就。可憐中國數十年來都希望着奇蹟的降臨！希望有立刻「搖身一變」的成就！對於國家呢，希望他「搖身一變」而立刻爲世界第一等強國。他不好，你來；你不好，我再來，循環的擁倒流血。對於個人事業學問呢，有的自然自恨何以我不能夠早點有偉大的發明？收穫？因而失望，灰心，鬆懈，而結果至於退落。我們努力毫不加緊，而反隨事隨地都希望成績的「速就」，「早成」，「立刻見效」，這真是懦而貪。現在我們要澈底覺悟，一反以前所爲，我們要

努力毫不放鬆，而期限應該放寬。應該深切瞭解「涓滴之漏，可以穿石」的意義，「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意義。上至國家，下至個人，都應該有一個「二十年」「三十年」的長期計劃，按照步驟，自強不息的繼續埋頭努力下去，看看到期的成績如何？

以富，強，智，公，爲簡單明瞭的目標，以勇，進，苦，勞，實，爲我們暫時的人生觀的信條。以肯立志，肯發弘願下深睿，肯抱「身殉」決心的青年，守忠實，耐忍，堅毅，的態度，去負荷上列的人生觀的信條，而達到上列的四大目標。我想，所謂「中國本位」，所謂「此時此地所需要」，就不過如此了吧。雖然，我的見解是很狹隘而且淺薄。

我這樣想，真有這樣的「獸人」（就是偉人）不必多，只要有四五個做台柱，去做一切機器的原動力，苦幹二十年或三十年，（快是不行的）決無疑問，國難一定解除，國族一定復興，一代的風氣一定展開，好讓我們子孫來遵循。我堅決地這樣相信。

「五七」的前夜。

國民節操運動

被侵略國，求生命的存續，須要國防。國防可分爲物質的，精神的，兩種。物質的國防，這裏不說。精神的國防，就是我們現在所正要提倡，建立的，國民節操運動。

「節操」，比物質的國防尤要，因爲牠控制着兩方面的：同時是國家生命線的最後堡壘。同時也是個人人格上的最後堡壘。對於個人能够凜然「守節」的人，對於國家一定也能够奮勇「守土」。對於國家能够捨身「守土」的人，對於個人方才可稱「完節」，方才不愧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被侵略國，倒不怕他人來劫奪土地，倒是怕全國的人，忘却了人類有所謂「節操」。更怕是當國守土的負責者，蔑棄乃至毀滅了自己的「節操」。年來國土日蹙千里，疆吏袖手。官吏貪污疊出，法署裝聾。中樞要員，泄沓偷生。海上移民，荒淫圖死。建國大業，

口頭居多。守土天職，腦後一擱。這都是無庸深諱的事實。不錯，我們先聖「守節」「殉節」的遺訓，已爲我們棄如糞土！茫茫中華，芸芸衆庶，久已不知「節操」之爲何物，自然從「人格之防」以至「國防」，一齊解體，不但有招致全國沈淪的危險，並且國土盡而國格隨亡，人心亦死，併他年恢復的種子，一併滅絕。

我們知道：元，清，之所以終被漢族恢復，因爲宋，明，孤忠所垂留「節操」的遺訓，沒有被民衆忘掉的緣故；現在，眼看快要漸滅了。「節操」的意義丟一分，國土也就跟着丟千里，哀哉！這真够教人放聲痛哭啊！

如近數月的外交情形，雖然當局「委曲求全」的苦心，或者可以得國民的諒解，可是，我們想起先民了：像蘇武情願把一條破舊的「漢節」，換得十九年冰海上的嚼齏吞雪。文天祥不肯以「大元相國」，換一個「柴市斬頭」。兩兩比較，我們的感想，何其不同？孔子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凡是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一個「人」則已，只要自己以謂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那末當着有關係人人格及「立身大節」的時

候，自然應該凜然有堅卓決絕的態度，「捨身取義」的勇氣。據我中華先聖的遺訓，關於「個人名節」，態度都應該如此；何況事情連帶關係國家民族的，安危，興亡，千鈞一髮的呢。

國事已糟到如此，我們也不忍再去責備這個，那個，自家起闕；不過愈加覺得建立整個的節操運動，是刻不容緩了。對內，存一份節操。少一個貪官，多保住貧民一文的汗血。——那怕一文也好。——對外，存一分節操，少一個漢奸，多保住國家一寸的領土。

——那怕一寸也好。——「節操」的防線，能够嶄絕的站立，然後「洪承疇式」，「花襲人式」，的「不得已」主義，「遷就」主義，「委屈」主義，等……一類外欺嬰孩，內欺良知，的彌天大謊，不能存在。國土也可以不因爲這類的彌天大謊而輕輕送掉。

至於國民節操的所以漸亡，教育制度，自然也不能辭其責，我個人自民國元年開始受國家「初業小學」教育以來，就沒有上着一點鐘「節操」的課，翻着教科書中「節操」的一頁。所以祖宗這個遺訓，我們現在乾乾淨淨，澈頭澈尾的丟了。後生青年中，恐怕自有

生以來，耳朵裏沒有鑽進去這個名詞。甚者反把孔子「見危授命」，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遺訓，先加以惡意的曲解，再從而醜詆毒罵一頓。國家積弱而至垂亡的原因，種根既遠，收果勿怪。趕快趁現在的機會，培植基礎，尚不為晚。我們以為「國民節操運動」，最低限度，統該與「國民體育運動」，同等重要。理由是很明白的，前者是心體的健康，後者是身體的健康。

我只覺得這種運動，是目前刻不容緩的客觀事實，至於如何樹立，以及大綱細目的擬訂，進行的方式和步驟，及如何採入以為國民教育的主材，這都非淺學後生如我者所能擬議，我只在這裏拋磚引玉，提供於全國的志士，仁人，賢豪，領袖，的前面。

中國幾了三十年的禮教，而國家的通士，及士大夫，幾盡三代之一，欲其存一節於

鄭興吳楚湘等教育宗旨

復興民族的教育宗旨

中國辦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而國家的領土，逐漸丟了幾乎三分之一，於是有一部分人，歸罪於教育的失敗，而主張於非常時期，應該有非常教育。最近教育部肝衡時艱，於是有所謂國難時期實施特種教育的計劃，這實在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可惜已經太晚了！

平心而論，中華民國建國二十五年以來，單就「智識」方面的成就而言，不能不說是年有進步。但是何以對於國家的沉淪，毫無裨補，並且毫無轉機呢？還在教育方面講，究竟是缺乏了一些甚麼？痛心得很，剛剛就是缺少了一個主要的靈魂。

毫無疑問的，教育的意義，當然不單是生吞活剝的灌輸智識，然而我國二十五年來教育建設的目標，單就只向灌輸智識方面去努力，我們早就應該反省，這是不是本末倒置？老老實實的說：單只做到灌輸智識，而不管能不能消化，固然是最下乘的教育，即使

達到灌輸智識而能够消化，也還是落在第二義諦。我們以為教育的第一義諦，要有靈魂。

何以見得灌輸智識而能够消化的教育，也還不過是第二義諦呢？因為教育的對象是「人」；不是「機器人」，也不是「猿人」。既然是「人」的教育，所以最初的動機，和最終的目的，應該有一個始終一貫的崇高的理想在那裏推動。這理想不外是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乃至擴大到為人類謀幸福。而不只是為一己，為個人，謀生活，謀職業，謀技能。受納智識而不能消化的學子，畢業後走入社會的目的，不過是為個人謀生活謀職業而止，粗俗點說：只不過是「混飯吃」而止，這類教育的功用，不是正的而是負的：不用說，自然是最下乘。受納智識而能够消化的學子，也不過對於個人的技能，比較高明：對於個人的職務，可以「稱職」「勝任」，可以「無愧」而已，無論他個人技能高明到如何程度，而依舊是「個人本位」，「自利本位」，那是十分明顯的。所以說也還是落在第二義諦。凡是落在第二義諦者，都是可以金錢代價去買得的，譬如只要我們有錢去聘幾位外

教師不是同樣可以激發而且他許可以成績更好嗎。習度只要來問肯過去那費力來

所以我們感覺得辦無魂靈的教育，不如不辦！

那末什麼才算是靈魂的教育呢？很簡單，就是上面所說的，要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心

中，都是以「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為人類，謀幸福」的律來做最初的動機，和

最終的目的，現在囿於國際的特殊局勢，這信律暫時限於「為國家民族謀幸福」而止，有

了這個始終一貫的，全國一致的信律來做內熱，做動力，做主宰，做靈魂；無論講授何種

學科，都以這個核心來做出發的基點，那末吾想無論何種學科，對於國家，似乎都不是延

補的。

以前有一些人說得很好聽一點，有所謂「為教育而教育」；但是流弊弄到「不知為什

麼而教育」。不錯，無靈魂的教育，不走到「不知為什麼而教育」的地步是不停的。國家

辦教育，甚至於弄到「不知為什麼」而辦，然而不亡者，是無天理的。現在要矯正此弊，

非矯過於正不可，所以我們建議，在這五十年以內，一致以「為國家建設而教育」，「為

民族復興而教育」來做全國教育的宗旨，有始有終，「堅恆不變」實幹下去。無論研究何種學科，都掛一個「拯救國家民族」「復興國家民族」的意念在心目之間，自然對於這門學科的研究，甘心賣盡死力；如此或者可望各種科學於最短期內有長足的進步。

根據上面所講的理由，我們的結論，乾脆是正式要求以復興民族來做現在「國難時期」教育的宗旨，的靈魂，不過所謂「國難」並不限於敵人大砲隆隆的時候，凡是文化落伍，沈淪於次殖民地的時期，都是「國難」，所以我們主張以復興民族為主義的教育，應該繼續澈底實行五六十年再說。不看見日本嗎？自從明治四年（一八七一）辦新式教育以來，到現在六十多年澈始澈終以「軍國民教育」為一貫的宗旨。歐戰告終，我們本來等於絕無軍備的國家，反自己大聲說「天下太平了，應該廢止軍國民教育！」就此輕輕把她廢止，這不知道是「解嘲」？還是「受騙」？真是腦筋簡單得可憐亦復可笑！然而彼邦呢，本來軍備已經走到三等強國了，一躍而躋於一等強國。

我們根本反對短時期的特種教育，無論何種教育宗旨，都是非五六十年不能見效的。

除了藥房賣藥，那有立刻見效的東西！除了狙公賦茅，那有朝三暮四的政令！然而我們中國，自從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孫家鼐張百熙奏請頒佈五項教育宗旨起，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公佈教育宗旨止，中間相隔僅僅二十三年；而教育宗旨，改變了九次，平均每二年半教育宗旨改變一次。並且民國八年十月竟有人呈請廢止教育宗旨，這還是爲國家民族辦教育嗎？這簡直是馬戲場上玩「雜耍兒」！而今而後，我們再不要把國家民族千秋萬年的生可線當馬戲班「雜耍兒」玩了！

不屈服，即勝利

第一 何謂「不屈伏即勝利」？

日本永遠沒有勝利，不管他的「狂軍」是百戰百勝，還是千戰千勝。這不是情感的咀咒，這倒是客觀的，理智的，物質條件的，經過冷靜的分析以後的必然結論；也是大錯已經鑄定以後的既成事實。可是，日本還有一條偉大勝利的可能之路，這一條路是惟一有希望的路，而且相當可以成功之路；這是什麼路呢？無他，中國之屈伏！

只要中國一屈伏，日本立刻可以起死回生，在國際環境中已經陷入肺病第二期的家中枯骨，立刻注射到回春劑而重新變為金剛壯漢。何以故呢，他這先天不足的肺病夫，可以和平的，安全的，合法的，儘量的吸盡中國的資源，人力，物力，以滋補其病軀，而增養其鬥力，只要中國一屈伏。

不屈服，即勝利！

這是一個前提，下面是較詳的說明：

第二 日本的勝利在那裏？

在全面抗戰的現階段，北戰場；平綏線，綏遠陷落，已經到了包頭。同蒲線，太原陷落，已經到了平遙介休之間。平漢線，保石陷落，已經到了漳河。津浦線，滄德陷落，已經到了黃河。南戰場，京滬線，上海陷落，已經到了蘇嘉國防第一線。閩海線，已經佔領金門島，粵海線，已經佔領東沙西沙儋仃荷包各島，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狂軍」大獲全勝。但是我再問一聲，勝利在那裏？

我們來計算一下，何要戰爭？在土地的獲得。何要土地？在原料的爭取，人民的移殖，經濟的吸收。如是者謂之「賺錢」，反之謂之「賠本」。戰爭的結果：「賺錢」謂之勝利，「賠本」謂之失敗。全人類的一切衝突，逃不出這淺明得可憐的鐵則，違背這鐵則而作侵略的戰爭，這是精神病者失常的變動！從這裏去觀察日本現階段的侵略戰局，

「賺錢」了沒有呢？分明是大大的賠本，將來還要更大的賠下去。

事實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目前的形勢是預伏着日本總潰敗的局面。

1. 鐵路線的孤軍深入，沿鐵路以外，都是中國游擊部隊，戰勝，須要高度的維持力量，和巨額的培養經費。戰敗，必然全軍覆沒，這顯然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廟街」慘滅的覆轍。

2. 後方中國武裝民衆的濫起，和游擊部隊的活躍，不剿，則牽制力量，斷絕交通，前方即將覆亡。剿嗎，則（一）力量分散，（二）疲于奔命，（三）戰線散亂，

（四）和民衆結下百年深仇大恨，愈結愈深，無法收拾。這是明末羣雄顛覆威震全球的蒙古可汗的型式。

3. 某路軍的散布，使一向呻吟于貪汗軍閥虐政之下的華北民衆，都迅速有某種傾向的傳染，這傳染的微生物，不久將潮水般的蔓延到東北而不可遏止，日本軍人實在倒是一手造成華北東北×化的功臣。這倒是來俊臣的「請君入甕」！

不屈服，即勝利！

4. 戰費的支出，愈深入而愈龐大。愈深入則地方愈亂，民衆購買力愈減，貿易之門愈閉。地方愈亂，企業全停，原料全斷。……因之人民愈窮，擾亂性愈高。這種進軍，叫做「挖肉補瘡的進軍」。多進一步，日本人自身的肉，多挖一塊。割自身重要的血肉，以換取他國不重要的焦土，這戰略，請日本自己說說：「是賺錢？還是賠本？」

所以，目前的戰局，只有割去大腦的人，會說是日本勝利。蔣委員長說。「三月的抗戰，中國已初步成功了。」這是真語，甚至於德國某軍事家說：「截止目前為止，中國已大獲勝利了。」這話不免過火一點。但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截止目前為止，日本是打勝仗，得敗果！」

第三 日本的目的在那裏？

可是，我們並不相信日本軍閥真會蠢如豕鹿，我們不敢說日本這次的侵略，真是精神

病者失常的舉動。難道上列淺顯的道理，我們都會看懂，日本不乏專家，智囊，反看不懂，顯然無疑的，日本目的並不在此——沿鐵路土地的假佔領——而另有重大的企圖和目的。這惟一的目的是什麼呢？是：中國的屈伏！

上述的形勢，都是日本總覆亡的敗徵，可是，中國一屈服，立刻就變成嶄新的資產，實質的利益，廣大的收穫，換句話說，就是大賺其錢，全部勝利了。何以故呢？果的滿「成事實」了，這「既成事實」並且是「合法的」，而「不容第三者置喙」了。

1. 中國一屈伏，目前以及將來日本軍力所到的區域，不是「假佔領」而是「既成事實」了，這「既成事實」並且是「合法的」，而「不容第三者置喙」了。
2. 中國一屈伏，不但日本軍力所佔領的區域就算日本的領土，他還可以用「繼續佔領最後土地」來恫嚇中國，（甲午之戰伊藤博文就用這方法來嚇李鴻章而得着成功的）而迫使中國簽訂可怕得稀奇古怪比亡國還苛十倍的「地獄條約」。
3. 中國一屈伏。日本就不但要此時征服中國，而且要永遠打入地獄，而不使翻身抬頭。就是永遠不使中國有現代化，工業化的機會，永遠不使中國有民族國家的意識，「

不屈服，即勝利！

第四 日本能達到這目的嗎？

如果，這世界上，只有日本和中國兩國，如果時間倒退三百年以前，那末吾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推測，也不能回答。現在，可不同了。有許多人，以為日本決不能達到這目的，因為英法蘇會幫助吾們；這觀念是錯誤的，英法蘇，不能為他人而流血。又有一部分人，以為此次日本的侵略，可以相當的援助，因為德義日協定已簽字了，這觀念也錯誤的，德義也不能為他人而流血，況且德義的利益在歐非而不准遠東。然則以中國現在的力量單獨抵抗日本，最後的勝負，到底屬誰呢？國際因遠東戰爭而釀生的局勢，究將呈何種徵兆呢？我們可以從下列三方面來勸問：

1. 英，美，俄，法，自身的利害，與日本一致與中國相背呢？還是與中國一致與日本相背？先說英，東北與華北的貿易已完全為日本所獨佔，長江流域和華南的貿易，也有總退却的形勢，英國能忍受而不抵抗嗎？貿易，還算他是小事，香港現在已經有

不屈服，即勝利！

生存的威脅，香港一撤，新加坡陷落在即，那末緬甸，印度，和英屬南洋羣島便失去了生命的保障。印，緬，南洋一危，澳大利亞的生存就成疑問，並且海航上斷絕了聯絡。我們知道加拿大的「美利堅式獨立化」已經到成熟了，萬一印緬，南洋，澳洲，再一失去，則大不列顛帝國所存幾何？不是又變成西班牙嗎？英國人是不是願意把「海王」的地位從西班牙手中奪來而自己也落入西班牙的衰運？至於法，日軍的勢力達到華南以後，安南的領土能不能保守得住？至於蘇聯，勃魯撒將軍今天宣言了：

「×××勢力進攻中國，就是進攻蘇聯。」美國呢，羅斯福總統十一月五日演說了：

「……美洲各國，實無法置身事外。」所以英，美，法，蘇，四大國，在公道，正義，國際和平，條約義務，種種立場上與中國都站在一條戰線，我們現在不談。在商業，貿易，市場，……等等經濟立場上，也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我們也避開不談。單單談到盛衰興亡的國運大計，切身利益諸方面，這四大國絕對不容中國屈伏的。這四大國如果他們要繼續興盛繁榮強大下去，要繼續維持他的「海王」，「商

王，「主義之王」……的地位，他們決不容日本併吞中國。除非他們想自殺，想登
一等強國退到三等弱國，他才容許日本併吞中國而來一個「黃禍」！我們絕對不希望
這四大國爲中國而流血，——我個人並且反對，因爲這有「前門逐虎，後門進狼」的
危險——但是反對也反對不了，他們四大國爲他們自己的國運，非和日本流血不可的。

2. 德，義，本 自身的利害，對於日本和中國，誰一致，誰相背呢？德，義，和中國
有貿易，無利害。——和日本，不是「一致」，而倒是「三歧」。德義軸心也是異趣，德的
眞意是西非舊殖民地地和烏克蘭的農產。義的企圖是素謀利蘭及阿比西尼亞的穩固，和
地中海海權。所以共協定的簽字，他倆借了日本的光，牽制了英法俄，果然，捷克承認
義國併阿了，英國的樞密大臣到柏林了，英對義地中海談判讓步了，比利時王赴英倫
談殖民地了，（比屬非洲殖民地大部舊德屬。）蘇俄承認佛朗哥爲交戰團體了，通知
阿馬拉政府不再供給軍火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切如心稱意了，至於中日
戰爭，干卿底事，中國一戰勝日本，在德義不過是「茶餘酒後」的談資，日本併吞中

不屈服，即勝利！

國，在德義有「如芒刺背」的畏懼。所以三國協定，很清楚地日本爲德義所賣，只要看滿洲國的承認都不肯允許，不免使旁觀第三者也當爲之「悲鳴」了。

慕沙里尼聲明：「防共協定，對付第三國際，不對付蘇聯。」日本單戀着德義共同制蘇，能兌現嗎？還得「待考」。

3. 中國抗戰的保障是什麼呢？蔣委員長對日本說了一句坦白亢爽的話，可稱一語破的。「或者你全挪了去，或者你全吐出來。」不錯！只要你有本領能連戰十年，一直打到雲南的馬，新疆的伊犁，西藏的岡底斯山，只要全世界能允許你如此，你就乾脆全挪了去，如果你沒有這本領，或世界上不允許你如此，終有一天，請你連朝鮮，臺灣，琉球，一起都吐還舊主。中國抗戰的保障，就是在岡底斯山上，也要和你白刃肉搏。中國抗戰的天然形勢，就是可以利用與英，俄……等大國，同其盛衰之國運。問題討論到這裏，結論便自然展開了：就是：「日本完全併吞中國，在本身是不可能，在世界是不允許。日本部分的併吞中國，在本身是可能，在世界是可許。」關

一、鍵只要看中國的是否屈伏，中國的抗戰，如果中途屈伏，允許割讓滿洲或其他領土，及簽訂任何亡國條約，世界是可以允許的，「變更非不可能，但不能以武力出之。」

二、中國一屈伏，日本就用不着武力，變更就「可能」。世界諸強國決不允許日本生吞中國，而可以默許日本腰斬中國，中國不屈伏當然可以全軀，一屈伏等於自願腰斬，隨

便我們自己去選擇。

第五 不屈伏的最後階段怎樣呢？

我們在未討論本問題以前，我們先得澈底認識下列二層意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1. 不屈伏的抗日戰爭，實為中國革命過程中的最後一段工作。
2. 不屈伏的抗日戰爭，實為中國復興過程中的最先一段工作。

澈底認識此次抗戰含有這樣兩層偉大神聖的意義，那末我們應該抱持着「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不必問最後階段的情勢是怎麼樣，根本不應

不屈服，即勝利！

當豫先猜度。如果你嫌我這話太近高調，也不妨姑妄言之，——但是，決不是預言。本不願定就是世界大戰的序幕。——實欲中國對與歐戰中頭最武一型下者。

1. 簡單得很，沒有什麼深奧難窺。中國永不屈伏，永不停止的抗戰，我們相信，

2. 世界大戰的最後結果，就是中日戰爭最後的結果。——翌下者。

上次世界大戰，德義初爲友而後爲敵。下次世界大戰，德義不一定永遠與日聯合。好罷，就算德義日永遠聯合。恕我在這裏不引用連篇累牘的數目字的統計表插在本文之內，以說明世界列強富力，資源，軍力，的比較來替他們「算命」——預測勝負命運——，我只勸你攤開地圖來一看，是德義日包圍了世界？還是世界包圍了德義日？把德義日的國土及其殖民地連阿比西尼亞，朝鮮台灣在內，一古腦兒總和起來，能够及蘇聯的幾分之幾？能够及英國的幾分之幾？還有十九年前德國何以致敗的教訓擺在面前，我雖不會「算命」，諛諸位也可以看得懂了。——翌下者。

「日本永遠沒有勝利」這不是誰的話，是上帝已經鑄成了的鐵券上刻着。只有中國

屈伏，可以消融這鐵券。

第六 怎麼樣才能不屈伏呢？

這句話，倒是要問問安居在後方的國民。

我自己，也是安居在後方的國民之一。我個人最愚陋的答案，只是一句老老實實愚笨

得可笑的「真心話」，是「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老幼男女，家無分富貴貧賤，都要咬緊牙根來貢獻你的汗與血。」具體的事實表現呢？

1. 精神方面：「聞勝勿驕，聞敗勿餒。」再仆再起，愈挫愈厲。信仰政不

2. 物質方面：「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就是捐款，購債，當兵，服役。

老老實實，切切實實，去實行上列老生常談的標語，勿要使他單成可悲的「老生常

談」和「標語」，沒有別的話說，去做！

十一月二十日

不屈服，即勝利！

肅清幾種錯誤的概念

十二月二十日

自從大場失守以後，政府因修正戰略，改以前的殲滅戰術爲流動戰術，殲滅戰術是用「生命」去爭取「空間」，流動戰術是用「空間」去代替「生命」，因此東戰場的士地不免失守較多，至最近首都淪陷，以民族的尊嚴而言，固然是億萬年的奇恥大辱，但是自戰略的立場上看來，無甯說是較爲理智，因中國所需要者，不是「空空洞洞的亮」而是「結實實的力」。

可是，一般社會——甚至於包括部份的智識階級——使我驚異地感覺得這幾天他們竟然因概念錯誤而影響到意志動搖，這才真正是亡國的現象！我深切地相信，中國不會亡於日本，而倒會亡於這些「動搖分子」；中國國民意志力的薄弱，還遠在中國國防軍備力的薄弱之下。我相信增強國民意志力，和補充國防的軍備力有相等的重要，所以分析幾種錯

誤概念的由來加以洗滌，肅清的工作。

第一種是估計國力的錯誤。在「八·一三」以前，普遍的國民估計國力過高，「十·二六」以後，又估計國力過低，犯了雙重的錯誤！老老實實的說：一九三七年，絕對不是中日總算賬的時期，中國軍備的國防，和外交的國防，都沒有完成；世界大戰的時機，全沒有成熟。乾脆的說，今年中國對於日本的挑釁，只有忍讓，還毫沒有抗戰的資格。只有一條神聖的理由，就是不抗戰則統一復歸於分裂。「八·一三」的前夕，全國一致呼天搶地甯死不屈者，實在口口為誤認中國國力已堪一戰，故以為悲憤恥辱再無法可以忍受也。現在這觀念已完全證明其錯誤，也無須多說了。從「八·一三」至「十·二六」國家犧牲了廿三萬忠勇的將士血肉，以買得七十五天光榮的勝利，國民不知代價之重，性於小勝，驕氣不免橫溢於眉宇，這錯誤也不必再說了。到了現在大部份人士，驕氣全變了餒氣，眉飛色舞變成愁眉苦臉，昂頭吐氣變成垂頭喪氣，這又是犯了同程度的嚴重錯誤。須知中國抗日的前途，永遠絕對的光明，第一，財政絕無問題，是人人所週知的事實。第二，軍火無問題，

我最近得到負責要員負責的保證。第三，壯丁本無問題，只要國民不氣餒，非不足，反有餘。第四，交通無問題，縱使粵漢路斷，縱使日英開戰而佔領香港，還有法屬的安南。第五，外交無問題，軍事同盟是不可能，但英美法蘇，決不會助日，德義雖助日，而絕不會共同侵華。從這點點主要的，基本的，犖犖大者算來，抗日運命是注定了的最後勝利，並且從日本方面精確的調查，「中央最精銳的部隊，還有二十二師完全尙未出動」。不過這一切一切，都得國民的壯氣，勇氣，正氣，忠義之氣，浩然之氣，來作總推動機的原動力，燃燒力，人人應該知道，沒有火，熱，氣，力，一切機械都不會動！中國復興的物質器械，已有許多擺列在這裏，專供國民的熱力火氣去發動牠！

第二種是推斷形勢的錯誤。蘇嘉國防綫不守，以至首都的淪陷，於是我碰到十個人，倒有九個人開口便是「總崩潰」。甲說：「中國絕對無辦法！」乙說：「中國已是亡定了！」丙趁趁口說：「中國亡得好快呀！」丁接下去說「其實早應該亡了！」我痛心而且奇怪：這幾天碰到的，八竟以預測亡國為先知先覺！竟以「總崩潰」，「不得了」，為摩登

名詞，竟以中國之亡爲旁觀者的閑談，笑談！哀哉！哀莫大於心死！現在，北平的羣妖，正在披紅衫，塗粉墨，打銅鑼，唱猴戲，於是更使悲觀者加倍悲觀。然而我設幾個假定給你們聽：假定一直更敗下去，徐州失，鄭州失，杭州失，南昌失，以至於武漢失，湖南失，只剩西南，西北數省。還要假定更敗下去，并此數省而又失去大部，可謂窮矣！然而，你記得嗎，民十三廣州商會繳械事變發生的時候，中山先生與蔣委員長在中國所剩的勢力，只有黃浦一校，真可謂「彈丸」之地了。比今日中國的土地實力，誰大？誰小？誰強？誰弱？何以一年以後居然統一兩廣。二年以後，居然出師北伐，四年以後，竟可以統一中國。縱使北平的羣妖，完全佔領全國，僭號自尊，而迫使真正的中國，伏處彈丸之地，若是真能刻苦淬厲，真切不虛的努力下去，以待世界大勢之變，則他日世界上的黷武主義弄火自焚之日，中華民族革命的勢力，可以開步邁走，直至朝鮮的釜山停足，是絕無疑問的。中華民族自戊戌維新運動以來的自覺革命，雖爲國民黨所領導，而實爲全民族的功績，我堅決相信，這革命大流，百折黃河，必至于海，有曲折，無逆退，十年百載，必至於澈底。

大成而後肥。「秘死」的癩喪慘辱，必被笑演淘汰而歸於幻滅，也是無疑問的。

第二種是認識國際的錯誤。每個國家，各有其個別的環境，因之而各自造成其個別的國運，因之而各自決定其個別的國策。環境非他人所能改造，則國策非他人所能轉移。我們們要憑空去哀求他人援助，這是緣木求魚！不過英美法蘇西國的國運，是和中國相同，尤其其是歐俄較美法尤切，這乃是事實。不過國策的實施，也有一定的步驟，人家是運用理智的判斷，而不是會從情感的衝動的。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和平集團之必須與對武集團衝突，是可以斷言的。但是不是立刻衝突，也是可以斷言的。在四八、一三六以前，國人認識不足，高唱「即戰論」者，以為只要中國一抗戰，英俄諸國總可同時發動，尤其俄國有把握地可以立刻由外蒙發動。於是便在這樣單戀的，杜撰的大前提之下完成其荒唐的邏輯，又從這荒唐的邏輯，決定了國家百年大計的動向！現在如何？這錯誤的結果，實在太痛苦太了，太喪元氣了。不過到了現在，國民的認識又反動得太快太過，以為國際永遠無助，正義永遠不伸，因而頹喪自廢，悲觀瀟灑，衝破了堅強軍心，則又要貽誤國策。須知遲則十年，

年，選擇則二作，則粗略姑謂——世界大戰，自決難避免，自願試主義，決須潰滅；經濟機構，決須改障，這民族解放，正決須完成，乃是千真萬確之事實。現在不必哀求，他日只須利用。其關鍵，只在看我們中華民族能否較牙切齒，也頂天立地以渡過此二十年的苦難時間而已。

同胞們，起來！祖國存亡，在此一舉，我朝鮮堅硬地要守住這塊殘山賸水的破碎國土！

永遠奮興，永遠奮興，奮興！民族革命，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百折千迴，天必至於成。不走到朝鮮釜山而停止的，便不算黃帝の子孫！

會期？五月是更緊要門一藝園張開一函如良！祖國出來不反古，得團團內而奮興，得與此藝文音門斬聖的對輝。是滿園，是海海共爭的風骨。是矯人何如要賦詩以壯其精神。

藝園與濟園

建國與衛國

這次吾們神聖的抗戰，是衛國，是抵抗生存的威脅。但敵人何以要加我們以生存的威脅呢？正是畏懼我們「建國運動」的成功！所以他來不及估計國際和國內的情況，都與他有極端的不利，不顧一切，加我以雷霆一擊，企圖粉碎吾們尙未完全凝固的新型現代化國家。如果我們洩洩沓沓如北洋軍閥政府一樣，蠢如豕鹿，只知憑本能以鬧內戰，敵人在旁鼓掌叫好，欣賞了二十年，邀請他放一槍一彈，他也未必肯呢！

到現階段，我們澈底明白了，明白了下列二層意義：（一）敵人出死力以侵略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粉碎我們「建國運動」的成功。（二）截至現階段止，敵人化出代價極重，而企圖澈底失敗。五十萬的軍力，二十五億的軍費，可以佔領若干中國的土地，而不能動搖中國上自領袖下至民衆「建國大潮」的毫末。如果他真是愚蠢到底，再來五十萬軍力，

四十億軍費，來「繼續消滅抗日政權」，最大的可能，也不過再佔領若干中國的土地，而全中國的「建國運動」，當然鍛鍊得更堅固了。

所以，我們必須透澈地認識「抗戰」乃是中國「建國運動」中必然經過的一幕，女子分娩一個新的生命，必然經過一陣劇烈的苦痛。歷史上每一個「新朝廷」，「新國家」的誕生和建立，也必然經過一陣劇烈的苦痛。乃是無可違避的自然定律。何況中國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鋼鐵的桎梏重重釘鎖，現存要想從這百年的鏽鏽底下翻身起來而回復到自由獨立的人生，並且進而建立成一個新型現代化的國家，這一點小小的苦痛，實在百分之百是應該受的。所謂「最後勝利」，並不一定是指敵人自家崩潰，或國際武力干涉，如果能够憑着這抗戰的苦痛，加緊「建國工作」，因而刺激，催促「新中國」的早日誕生；現代化的新中國完全誕生之日，即「最後勝利」到來之時。我想。

我們必須再認識，「抗戰」的最大目的，不是洩憤，不是鬧氣，也不是狹義報仇，而

爲的是我們要受苦難以建國，使我們子子孫孫享永永遠遠的安樂的幸福。

因此，吾在這裏誠懇要求全國同胞深切地反省，自吾檢討，敵人粉碎我們「建國運動」的企圖，雖然是失敗了，而過去六年以來，我們「建國工作」的成績，實在不佳，客氣

點說，實在不夠！「埋頭苦幹」，多數見于紙上，「加緊工作」，依然貼在街頭。所謂「

臥薪嘗膽」，「破釜沉舟」，「咬牙切齒」，「赴湯蹈火」的精神的氣象，實在太少！到

了今日，刀鋸在頸，更非昔比！我大聲疾呼，請求全國注意這點，憂慮這點，至於軍事的小挫，毫不足憂，這是必然的先幕，政府的屈服，毫不足慮，無屈服的可能。

所以，我以爲在現形勢之下，「建國」重要於反攻，「自力更生」重要於收復失地，

「埋頭苦幹」重要於孤身殺敵。我們就要在這敵人刀鋸在我們頸上的今日起，在我們偉大

領袖蔣先生領導之下，以軍法來監督，以軍隊精神來推動全國國民，不分朝野男女，十

分門別類去切切實實猛幹，硬幹，拚命幹各人的職務，訓練新兵，擴充軍備，清明政治，

統一意志，組織民衆，開發資源，增闢交通，建造工廠，……乃至研究學術，細目別

現階段我們的工作

第一 遠東的形勢

軍縮會議告終以後，全世界列強的政策，都一貫抱持着一句祕訣：「不戰而勝」。怎麼樣才能「不戰而勝」呢？擴充軍備！甲對乙有兩倍以上的軍力，就可威脅乙而使之屈服。乙對丙，丙對丁，都是一樣的方式。其實甲午戰後，德法俄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華府會議，美國強迫日本交還山東權利，何嘗不是這政策的成功。反之，九一八以來，司汀生主義，萊頓主義，都成了廢話，就是違反這政策的失敗。近來列強覺悟到了，英國的白皮書計劃，美國的造艦計劃，蘇俄的遠東軍備計劃，日本的六年國防計劃，都是在夢想「不戰而屈人之國」。

八·一三的前夕，日本和中國軍備的比例，恐怕在五倍乃至十倍之間吧？在常識稀薄

主觀濃厚的日本軍閥看來，自然而且必然的可以充分達到「不戰而屈服中國」。所以六年以來的「恐嚇政策」，就是這原則的事實表現。做夢也想不到中華民族毅然決然突起而作全面的抗戰，這抗戰，不論勝敗，是「不戰而勝」主義者企圖的幻滅！

抗戰到了今日，依天然的定律，軍備雄厚者，消耗巨量的國力，軍備薄弱者，喪失了大批焦土。這是豕鹿頭腦軍國主義者的賣買，——以本國民衆的脂膏，去買得別國遼遠的焦土。——這賣買做過了以後，威脅到，刺激到，甚至於挑動到其他的「不戰而勝」主義者，答覆這和平的強盜以更大的擴軍，傾全力的擴，加速率的擴，一言不發切切實實的擴，擴到「可以不戰而嚇退強盜」的程度。這就是敵軍佔領南京以後，展開英美的聯合，英美的造艦，蘇俄的加強遠東，及建造海軍等一幕一幕靜默嚴肅而宏壯的戲劇的說明。

這裏，你自然會明白了一個結論：是「日本包圍中國，企圖不戰而勝。英、美、俄，又包圍了日本，企圖不戰而勝」。所以有一些人妄想英美俄任何一國出兵來援助中國，這永遠是個糊塗的妄想！「不戰」是他們普遍的國策。日本的「不戰」國策，弄到「非戰不

可」，不得不出下策而作「侵略戰」，這是日本國策第一步的屈伏。第一步既然打着不如意的算盤而屈服了，那末只有求第二步速戰速決來補救，企圖在英美俄對日的威脅，尙未至「不戰而勝」的程度以前，趕快把中國的主力消滅完結，然後抽出全力來和美俄作軍備的競爭，雖然稍晚一步，似乎也還來得及。不幸戰爭六月的結果，除了把「皇軍」的血，塗滿了「支那」的焦土以外，「抗日政權」的實力，依然鈦一般硬，而並不「誠意反省」；我們的「皇軍」到此也有搔首皺眉的必要了，「對抗英美呢？膺懲支那呢？」再不能用「斷然行動」而「堂堂邁進」了，這是日本國策第二步的屈服。

遠東的形勢，到現階段，總括一句：日本的威脅中國，證明無效。英美俄的威脅日本，逐漸有效！

第二 敵人的策略

在這樣的形勢下，純粹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自然是歡迎暴敵的大舉進攻。理由是：1 加

強中國的團結，2 根絕妥協分子，3 增加民衆激憤，4 鍛鍊軍隊能力，5 最大的利益，還可以治好二十五年來內政上無法可癒的痼病，——封建軍閥的半獨立盜竊。——站在英、美、俄、的立場上呢，更是絕大歡迎中日再來幾個更大更兇的殊死戰。理由是：自己天天擴軍，日本天天耗軍，你耗我擴，一到我可以對你「不戰而勝」的時候，那我可以不流血而使你「屈膝」。只要你願意把所有力量化在中國。

暴敵軍閥的腦筋，究竟比豕鹿高明，現在也知道以「耗軍」對付他人的「擴軍」，究竟不是辦法。自古腦兒就是這點國力，要征服中國呢，自己不久要被別人征服。要戰勝別人呢，就沒有餘力來征服中國。要同時征服廣大的中國而又戰勝世界三五強呢，無奈上帝給他的土地，人力，物力，資源，太小太少。牠自己也感覺到了「烏獲舉鼎」勇則勇矣，可惜結果要「絕續而死」。所以精神病者的宣戰論，在御前會議下，終被否決。最大的原因，是想抽出消耗在中國的國力來和列強作擴軍的競爭。汽油之買不到，還是次因。再胡鬧下去，一切都買不到了。豈獨汽油，石油，世界產油了。天下大亂，以爲本

再出現階段，暴敵的肺結核症，再也遮掩不住，活現在世界前面了。攻下太原以後，本可以三四天內，直下潼關。攻下南京以後，本可以一二週內，直下武漢，然而何以「不」呢？你相信是我們軍隊擋住他嗎？你相信是暴敵仁至義盡，予中國以反省機會嗎？所以近來戰況呈膠着狀態者，乃是暴敵自力之不够，不是野心的知足。其自力之所以不够者，乃是感覺威脅之嚴重，倒不是其國力之已盡。這遠東形勢一日存在，暴敵似乎一日不敢輕舉妄動，這膠着的戰況似乎也多一日的延長。自五不八變起，四人丑照，更趨趨而對心。

第三 我們的工作

上述的形勢，實在給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時間上幸運的空隙，可以說是上帝特賜與中華民族以復興的福音，我們必須利用這時間的空隙，來加速完成我們預期的建國工作，最低限度，也必須趁這一點希有而短促的時間之內，完成蔣委員長「新軍備計劃」。

抗戰到底，自然是天經地義死裏求生的惟一出路。但其方法，我們以為暫不注重零零碎碎的抗，支支節節的抗。目前的火急至切之圖是準備。真要拚命的準備，準備不久的將來在最善的機會之內，來一次主力的總解決戰爭。現在文武官吏，乃至一切有職守的人，都有準備的責任，此外，由政府發動一整個的計劃，分配全國，使人人有準備的工作。準備工作不切實不緊張者，應該以「臨陣脫逃」「作戰不力」課罪。我們務須在這天賜的空隙時間以內，嶄新把一個壯偉的大國站立起來，健全起來，以便一旦到了世界大變局的時候，有權決定我們自己的運命，有力安定東亞永久的和平。

不過，如果我們誤認為這時候敵人進攻的鬆懈，因而又得「偷安」「偷生」逸樂的機會，把這百劫難求的良機蹉跎因循過去，坐待暴敵從容地把他的危機解除，再回頭來鯨吞中國的時候，我們依舊是一個吳下阿蒙，未擊而自潰。那末我們便是子子孫孫萬世的罪人！我們本身也要決然無疑的滅亡！我是從來不怕前方的受挫，而最怕後方的偷安。我們應該深切覺悟到，偷安誤國的人罪浮於漢奸！

從陳振先先生被害說到國營事業及國家紀綱

陳振先先生於二月十三日被土劣唆使良善而愚蠢的暴民焚殺，以身殉職，以生命獻國家，為建國事業而盡忠陣亡，在陳先生求仁得仁，無怨無尤，或者反自以謂得樂盡其責而含笑九泉。本人之於陳先生，雖昔在故都時曾因古曆問題屢有討論而頻受其教益，然交情究不甚深，故聞陳先生之訃，除友誼之私哀，及驚悼其遭遇之不幸，追念國家人才之損失以外，則無其他嚴重之遺憾。

然此事有一極端嚴重之影響，極端惡劣之暗影，絕不在其事變之本身，而乃在於國家建設問題及紀綱問題之前途！循此等無法無天之事變自由發展下去，則暴敵亦不必再抗，國家亦無從再建，只有相率再退于野蠻，以供敵人之魚肉咀嚼而已，請分別痛陳之：

中國自戊戌維新以來，當國者從未有一人以「建國」為責任者，甚者視為海外奇談而嗤

之以鼻。中國政府知有所謂「建國」而開始實行之者當以 蔣委員長爲第一人！然而奉行
者之腦中，仍根本不知「建國」之究爲何物，以故辜負領袖熱烈之提倡，而成績實在太少。
建國事業，自然當以國家的根本的永久的利益爲利益，最大多數民衆的幸福爲幸福。凡少
數特殊的權益，與國家根本永久的利益或最大多數民衆的幸福相衝突者，自然當在犧牲之
列。人生之利益，無有大過於「生命」者，然我前線忠勇的將士，慷慨地丟棄其頭顱生
命，以換取國家永久的安全。我們後方的國民，應如何其感激涕零！應如何其捫心愧死！前
線將士粉身碎骨，以爲「建國」的前衛，而後方建國事業，仍因循泄沓不加緊以相適應，
此其人已實爲國家民族及領袖萬世之罪人矣！何況建國事業已略有端緒如國營金水農場
者，一二元兇巨惡的土豪劣棍，乃欲保全其個人特殊之權益，反以最不正的手段以犧牲領袖
親自擘劃之國家事業，此其罪惡真可謂「貫天」。循此以往，舉凡國營之事業，總有不便
於一二個人之處，每處皆如金水農場之惡例，由一二人唆使暴民以焚殺了之，則目前全中
國幼稚微弱的國營事業的嫩芽，簡直可爲二三十人因私利之故而一燒了盡。國家民族至痛

之事，有過於此否？何況在現在暴敵加緊侵略刀鋸加在頸上的時候，一分一厘的建設，都是國家民族的生命線，那裏還禁得起這樣反動的摧殘！

所以，我認爲這次事變，對於陳先生個人關係尙小，對於金水農場關係也不算大；但是對於國家建設的前途，開這樣的惡例，關係實在太大，希望負建國責任的當局，不能不注意，不能不防範以後類似此種惡例的重演。

復次，講到國家的紀綱問題，尤令人痛心疾首，自遜清末造以來，中國之無紀綱久矣，浸主有西安事變，國家最高統帥，乃竟敢爲目無法紀之徒所劫持。抗戰以來，李服膺韓復榘之徒，始終不脫「土皇帝」盜土的勾當，致國家蒙受巨大無謂之損失，今乃上自一省的「土皇帝」下至一鄉一區的「土皇帝」都敢明目張膽於青天白日之下殺人放火擅作威福，此而不加懲戒，其將何以立國！國家明明有監察院，使金水農場的當局果有辦理不妥之處，儘可正正當當向監察院告發檢舉，課以應得之罪。今不由正當辦法，而自由行動殺人放火，可見其理之屈，但知私利而已。使人人只顧私利而戕害中央大吏以洩忿，此風一開，

國家將回復至三代以前之野蠻部落世紀矣。故本人在此大聲疾呼，國家紀綱，不能再不整頓，再不整頓，巨匪土盜之風，勢將復起不可收拾。

總之，國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建設不容再緩，紀綱不容再弛。這是全國國民嚴重的要求，我寫此文之目的實在於此，不僅哀悼陳先生個人而已。

後方民衆再度興奮起來

當前年綏遠抗戰展開的時候，各地民氣急劇高亢，物質的。精神的輸將，躍躍緊張，一洗國際批評上「中華民族麻木不仁」的恥辱。可是綏遠抗戰不過是中日戰爭中序幕戰的開場副末的最先一折而已。八·一三全面神聖戰的開始，全國民衆也似乎確認此次戰爭的「神聖性」，悲憤興奮都高亢達到了頂點。人力物力的動員，雖仍不無遺憾，然大體相當可觀。甚至於大都市的名媛淑女，平日霧縠掩胸，雲裳曳地者，也頗有起而縫戰袍，扎擗帶，慰傷兵，在救護，做鞋襪，捐金飾……勉強略有全民族總動員的景象。然而八·一三戰爭，仍舊不過是中日全部戰爭中的正式序幕戰而已。正式戰爭，現在方才開始，而主力大戰，還在較後的將來，論理，那末全國總動員的景象，應該一天天的熱烈，一天天的切實，一天天的加緊，一天天的增效，才能與這「衛國神聖戰爭」進展的環境相適應。

對得起前方粉身碎骨的忠勇將士，才對得起整個民族的祖宗子孫！然而，可悲呀，偏偏不然，卻卻相反，單就身歷的武漢而言，抗戰情緒，烟消雲散，跳舞女較救護女爲多，打牌聲比炸彈聲更密！除了海外僑胞，國防獻金，亦日益減少，一若戰事已完，昇平重現，趕快及時行樂者，這種可悲痛的現象，我們除呼籲全國後方同胞痛切反省以外，也願意略略解析其成因。

第一，是對於全部戰局觀察的錯誤。綏遠戰爭所以使全國興奮者，因有百靈廟的克復及迭次勝利。八·一三戰爭所以更奮興者，因有七十五天光榮的陣戰。其實這種勝利，都是「勝象」雖真，「勝果」是假，不需要何等自豪的。自從大場失守以至首都淪陷，日本人，漢奸，恐日病者，愚蠢的自卑主義者，……都一口咬定爲「這就是中國的總崩潰」，民氣一沉，不可復振，國未亡而心理先亡。首都陷後至今三個月，頹灰心理，竟至今尚未建起！民衆自動的動員工作，遂至整個停頓。其實，第二期戰爭展開三個月以來，敵人雷霆萬鈞的力量，一擊不中，再擊失效，已經黔驢技窮，芻狗無靈，（我們試取第一期三個

後方民衆再度興奮起來！

月敵人陣綫的進展，和第二期三個月敵人陣綫的進展來一比較，你會驚訝地發現敵我軍力消長的差度。現在敵人的自信動搖，肺核加深，血枯精流，內臟暴露，已不必明眼人皆能看出。我們的最後勝利，雖距目前尚遠，而端倪逐漸明瞭，我後方民衆，應該忍痛須臾，再接再厲，奮發無前，較八·一三時代加倍努力，鼓勵援助陸空的忠烈鬥士，庶幾可以縮短勝利到臨的時日。

第二，是對於國民義務認識之不足。百靈廟及綏戰的勝利，淞滬陣地戰七十五天光榮的勝利，我們民衆就風起雲湧，自動起來慰勞，救護，援助，大場及首都一失，我們民衆就冷如死灰，噤若寒蟬，這樣說來「救國」運動，原來是「商業行爲」「買賣主義」，只肯對於勝利部隊，鬧哄哄的錦上添花，不肯對於盡忠部隊，冷冰冰地雪中送炭。人之勝利而無良心，執過於此！我們應該明白：國民對於「愛國」「救國」「衛國」的義務，是先天的，與生俱生的，天倫天職，不是學時髦的，模倣別人的摩登玩藝！我們應該明白：勝利而凱旋的部隊，倒也並不要求民衆的「恭維」與「捧角」，但盡忠而犧牲的部隊，度急

切需要民衆的安慰，鼓勵與援助。我們對於前線忠勇的「聖戰鬥士」應該是勝亦敬重愛護，敗亦敬重愛護！我們對於國族此次保衛生存的「聖戰」，應該是勝亦興奮堅持到底，敗亦興奮堅持到底！何況勝利的曙光，已走過黎明而快到清晨了。

第三，是由於民族劣根性的「五分鐘熱度」，中日交涉自「二辰丸事件」日本誣詐中國殺人因而抵制日貨起，數十年來每次抵貨，皆被貨主笑爲「五分鐘熱度」。的確，這好像實實在在是中華民族深入膏肓的劣根性病，吃苦不記，蒙恥不雪，以致鬧數十年國難而國難如故！然而，我願國人再思：現在的情形，和那時同嗎？那時是和平手腕的抵貨，縱使被笑爲「五分鐘熱度」其損失最多也不過是「受恥」，與「沒臉面」而已。而現在是在生死決鬥狀態之下，早不是「恥」「不恥」問題，而達到了「活」「不活」的問題！更不是有沒有臉面問題，而是有沒有生命問題！還容許我們用「有頭無尾」的行動來肩負這生死存亡的責任嗎？

後方民衆們，再度興奮起來！小姐太太們，脫下你的霧縷雲裳，再去做更有光彩更現

後方民衆再度興奮起來！

代美的工作！儉安逸樂荒唐的人們，你們趕快自殺！免得給環境所淘汰而淪為餓殍。等我們咬緊牙關，把侵略我們的強盜，趕走以後，才能「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大家共享自由，平等，解放，安樂的幸福。會問：「這安樂幸福，誰能享？」答：「不勞不獲，不獲不勞。」會問：「這安樂幸福，誰能享？」答：「不勞不獲，不獲不勞。」會問：「這安樂幸福，誰能享？」答：「不勞不獲，不獲不勞。」

三、自由平等與安樂。自由平等與安樂，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是安樂的基礎，安樂是自由平等的目的。自由平等與安樂，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是安樂的基礎，安樂是自由平等的目的。自由平等與安樂，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是安樂的基礎，安樂是自由平等的目的。

「實地樂觀、知恥、戒慎、奮進！」

徐州，於五月十九晚上有秩序，有步驟，從容安靜的奉令自動退出了。但實在已太晚了。是以忠勇將士優秀的生命，去換一塊失去價值的焦土，讓愚蠢的暴獸去這麼幹罷。老實說：若北平失而南京存，徐州誠有必守之價值；或者南京失而北平存，徐州也誠有必守的價值。今南北二京俱失，譬如「頭」之砍斫，還要扼住「咽喉」何用！所以我們以謂：如果在二月底以前徐州失守，也許可稱為失敗。如在三月底而自動退出，可以說是不勝不敗。今直至五月底而自動退出，即謂已獲勝利，亦非自驕之詞。我們國民的公判，若韓復榘，李服膺輩不戰而送敵土地，當然是罪該萬死的！但若必欲以最優秀的鮮血，全部澆在 unnecessary 的土地之上，我們也斷不做這類不智的提倡。我們有把握再死守徐州過一兩月而退，然而「爭意氣」則可，「真實救國」則不可。我們有「真實救國」的偉大領袖蔣先生

在，我們有蔣先生領導下數百萬百折不回的忠勇將士在，我們有四萬五十萬被壓迫一百年血
管沸騰，狂呼前進的民衆解放巨流在。我們要使天地變色，地球易位，也辦得到！當路易
十六大革命時期。強鄰四面八方的環攻法國，終給法國民衆的革命大潮所粉碎！蒙兀兒大
汗征服歐亞二洲，終給我明太祖率領江淮民衆所打倒！現在我們只有一面的敵人，——而
且是承襲我們文化遺產的逆子——這算得什麼？我們這逆子，他已經染上了十七世紀北歐
海盜的惡習，我們必須予以「力」的教訓，拔去其「盜性」，方才盡責。我們豈但要完全
收復我們的失地，還要負着「安定東亞」「拯救日本」的義務和責任。只要我們堅決相信
中華民族沸吼的巨潮，是無禦無敵的！

這不是「預言」，這是「陳言」，「戊戌維新」的涓涓細流，會變成「庚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壯潮；推倒了四千年的帝制。在「戊戌」那年，你會相信有這樣的成就嗎？
「黃浦軍校」的點滴微泉，會化成統一廣東，統一華南，統一全國，以至今日抵抗強日的
洪流。在民十三那年，你會相信這區區者有資格和世界一等海陸空巨強的日本交手嗎？所

以在今日而不正確樂觀神聖抗戰必獲最後勝利者，這類人的出路，莫如自動先掘好墳而臨坑自殺之爲安。

然而，我們要知道。何以日本不自動退出長春，退出平壤？何以吾們反要自動退出徐州？「自動退出徐州」，這是無可倫比的恥辱！這恥辱不在五一九晚上，——這晚上也許還是光榮——而自甲午以來至於今日四十五年，無時無刻不在恥辱之中！因爲吾們四十餘年的荒唐不肖，不努力，不長進，以致今日受這樣的罪罰，受這樣的苦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痛之餘，更將怨誰！今日創痛深巨，欲哭無淚，而猶不誓改前非，在我宵旰勤勞的領袖蔣先生指導之下，十倍百倍其力，迅速完成「建國」工作，那豈但徐州要失，雲貴康藏，果何所恃而可保不失！暴敵能下徐州，果何所阻而不能直下康藏！反之，若「建國」工作，誤於荒嬉惰懶而不及時完成，即使今日敵軍攻不下徐州，他日遲遲，不丹，阿富汗，俾路芝，皆得而攻下之！強弱盛衰，何常之有。我們的樂觀，絕不是豪言壯語，麻

樂觀，知恥，戒慎，奮進！

醉自己的誇狂，乃是堅貞不撓，勇猛精進，創造光明的正確信念。具此信念，抗敵乃有最後勝利之希望，建國乃有最大成功的保證。一定要過了「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後一日，乃能滌蕩洗濯這四十餘年來無時無刻不蒙受的巨恥大辱。

豆豉雖說吾們對於軍事學是外行人，但徐州的自動退出，即使外行也明顯地可以看出來是一種有目的底預定行動。目的是在引誘敵軍再度深入來陷入我軍殲滅火力的有效線以內；是死角的驅入戰略。如果敵人蠢如豕鹿而昂然深入，那末不但樂觀，甚而至於可賀！可是從首都淪陷敵人不再越荻港而上，證明敵閥的頭腦，終究比豕鹿高明一些。所以我們雖有樂觀的陣形，但絕不可因樂觀而遂大意，致貽他日「功虧一簣」的浩歎！

我們可用打獵來比喻這次徐海區內神聖的抗戰：敵人正似突入樊籬，攫食鷄犬的暴獸；我們文明的華胄，體力既然不及暴獸之壯大，爪牙既然不及暴獸的兇利，我們如果單單和猛獸角力，勇則勇矣，勝亦不智！人之獵獸，惟有用智。我們必須預先設了陷阱，裝

了弩機，藥箭，掛了香餌，然後從四面將猛獸「驅之而入」，斷無「逐之使散」之理。徐州之放棄，或者還有其他附近地點之放棄，這正是「驅之使入」，此時自然不肯「逐之使散」。但恐我們的敵人，其暴如豹，其詐如狐。未必肯貿然上當。所以我們需要時刻戒慎，小心翼翼，不容一毫怠慢，一毫疎忽，坐失殲寇獵獸之機，一脚不慎，亦可自陷獸阱，反招挫折！我們的戰區司令長官，前方百萬的忠勇將士，你們的精忠壯烈，我們老百姓當然感激涕零，但你們千萬要更加小心謹慎，戒警兢業，須知臨死之獸。其凶猛倍常！一毫玩忽，便遭反噬，一時壯烈的拚命尙易，長期不懈的猛鬥實難。這是我們芻蕘葑菲之獻，伏願全國同胞不分前後方一體共勉。

x

x

x

x

x

奮進！感謝上帝，把這樣神聖的使命，降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拜受上帝這樣無上榮幸的大命，這是千劫難逢的因緣，我們還不一往無前的奮進！只要我們小心謹慎，腳踏實地邁進，四萬五千萬炎黃聖裔的怒吼巨潮，誰能阻者？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林身之榮，

樂觀，知恥，戒慎，奮進！

代之幸，邦國之光！救了自己，救了國家，兼救日本以及世界。無論當前或將來有何種的波折。我們却無可動搖地要堅決奮進去完成這上蒼的大命。

奮發！

一 升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一 願全國同胞不負前敵此一鑿其心

第十五月來華倭戰象的解釋

自七七神聖抗戰發動以來，至今已十五月餘；現在勝負之數，實在已經可算大澈明瞭；而一般人看來反多以謂「失地日廣，戰象不佳」。固然，如果有錯誤的教訓，我們應該有勇氣去承認，領受。然平心靜氣說來：十五月餘軍事當局對於戰略進退的措置，一點也沒有錯誤。「台兒莊」與最近「萬家嶺」的大捷，也決不是僥倖得來的。吾們老百姓對於「戰略」，雖然是外行；但是對於戰象的認識，可也並不算難事。不妨試將十五月餘的戰象，把不客氣的點檢一番：

第一 我們何以要連續後退？

有天說：「十五月來的戰績，我們是空盤失敗的。事實擺在面前，失守的土地，一天

多於言天語毫無可以爭辯的餘地」。似乎包含敵我兩方及第三國絕大多數的人，都這樣說。不錯，這是「史實」，誰能加以爭辯。然而，我敢鄭重地告訴我們的同胞：這是絕對合理的戰略。這是含有深刻意義的現象。並且，這過去的「繼續失地」，就是將來「收復失地」的重要因素。何以故？日本是世界的巨強，我國是大病尚未全愈的病夫。敵我實力的對比，相差實在太遠。如果站在對等形勢的陣地上作戰，則我國之「繼續失地」與「舉一個最淺笨的假定來說明：如果把中國二三百萬軍隊，對全數調在大門口的上海作戰，則大門口彈丸之地，自可支持到意外之久，但全國軍隊悉數消滅以後，即連西藏新疆，都要不費一彈而入倭兒的囊橐中了。所以我們再四考慮，勝利之源，只有一法，就是把敵人的力量分散。敵人力量分散以後，敵我實力的對比，較為均衡，我乃可以相機各個「涅槃而滅度之」！一瓶墨水，倒在面盆之內，則滿盆皆墨，無可澄清；但倒在江湖之內，則一會兒毫無墨色。一條皮繩，繞住一點，盤數十圈，則無法可斷；但拉之使長數丈，則一摘即斷。這正是我們合理戰略的確切譬喻。那末，我們怎麼樣，才可以分散敵人的力

量呢？則最沒有，可以利用我們祖宗傳下來的廣大土地，餌誘貪婪敵人作羣鼠覓食之散。我常笑敵國蠢如豚鹿，全無腦筋，果然四散深入。現在一羣蒼蠅，已星羅棋布膠住於「捕蠅紙」上，而每隻蒼蠅猶嗡嗡然自覺口有甜味，面有喜色。這現象於誰有利？於誰有害？誰當慶賀？誰當哀弔？我且不說，人自分明。我們繼續後退的戰略，其意義不過等於「伸展捕蠅紙的面積」而已。「台兒莊」與「萬家嶺」之大捷，不過在捕蠅紙上加打二下「蒼蠅拍」而已。——即使廢棄「蒼蠅拍」不打，而「捕蠅紙」上的可憐生命，能逃過若干小時以上乎！——所以，如果吾們能揭去皮相，進入核心，就可覺得台兒莊與萬家嶺的大捷，於「振作士氣」「堅定信心」及「恢復民族尊嚴」站在這幾點立場來批判，固然是無上神聖，無上偉大！但站在整個的，根本的，戰略的立場上來比較批判，則「繼續後退」，其意義尤為嚴肅，沈着，深刻，悲壯，而神聖！

第二 我們的進退有無標準？

十五月來華倭戰象的解釋

有人說：「如果藉口實力不等，總是採用繼續後退的戰略，那末國土可以退光大吉！」我說：「當然是有限度的」。「那末退到什麼地方才是最後限度呢？大武漢是不是最後限度呢？還是限度乃在雲南，西康境內呢？」這裏我也可以鄭重告訴全國同胞：我們進或退的限度，不是在地圖上憑空抽象的預先假定幾條虛線，而乃是須要切實估計敵人力量之升降虛實，及敵方戰略之主要目的何在，而隨機肆應來決定的。

以淞滬會戰來說：在初期，敵人的目的，在「獲空間」，在佔穩大陸上登岸後的立足點；所以我們報之以「陣地戰」，賞他一個當頭的打擊。這「下馬棍」，太可喝彩，計打了兩月半。到後期，敵人銳氣方盛，軍火充實，兵源暢旺，機械精良，供應便利，增援敏捷。知己知彼，我決不能再憑「匹夫之勇」，意氣支持；那就以空間換實力，報之以「流動戰」，伸「捕蠅紙」以散羣蠅。所以京杭的放棄，實是最理智的行動。

再說第二期的徐海會戰：敵人的主要目的，顯然是改爲「殲人力」，而不重「獲空間」。徐州附近的地區，直至今日仍在我軍手裏，而敵人並不斤斤計較，急急奪去；這便是一個

鐵證。敵人所最理想的是：我軍永遠堅守徐州，把徐州做一個陷阱，吸盡了中國全國的人
力物力。希望中國和他一樣的「笨」，源源不絕，盡調全國所有的軍隊，都往徐州去，好
讓他姿意「殲滅」。殲滅到差不多的時候，徐州「出殯」，而武漢同時「陪葬」，這才合
了他的如意算盤。真的，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徐州不陷落」，皇軍才應該慶祝，可不
是嗎？徐州陷落了，皇軍就沒有慶祝。我們早就窺破了皇軍聰明的肚皮，報之以一個「反
殲滅」。「台兒莊」以後，急轉直下，丟下空城，全師而退。於是敵人的主要目的，烟消雲
滅，「膝下來」的是一張「捕蠅紙」上「羣」皇蠅，在那裏嗡嗡悲鳴，「空聞」，而不再支
「」到這時候，只要大腦健全的人，自然應該澈底覺悟：在捕蠅紙上跳舞，終非久計，應
該另創作風，不再上「暴支」的詭計。然而有鬼似的，「暴支」雖惡，而「捕蠅紙」上的
滋味到底還是「甜」的。吃到甜頭打不開「羣」皇蠅，浩浩蕩蕩，殺奔武漢來了。
武日這第三期的武漢會戰，敵人的主要目的，顯然又是「獲空聞」了。室伏信高，雖然已
成「武漢主義」的俘虜，以應聲蟲資格而發言，但也不得不說：「」然而「兵久而國利者？」

未之有也」。中國事變，皇軍縱有萬全的把握，也必須於四五月內妥當結束」。——（在去年九月說）此外，常常可以聽到「……武漢即使陷落，蔣政權也決不會倒」。……「但若以爲武漢攻下，中央軍就此整個解體，那是過於樂觀而不合真相的話」。……「只等武漢一下，國民政府退往邊區，那就降爲地方政權，失了國際發言資格，帝國政府也就可以不問了」。這一類受着「催眠術」教人笑掉牙齒的「掩耳盜鈴」「不打自招」的供狀，不管牠是真的理由，或是假的遮蓋理由，總而言之，只在急急乎獲取武漢這個空間，而不再妄想「蔣政權的屈膝」和「抗日軍的全滅」了。——因爲他自己反已先受「全滅」的威脅，苦着臉先向赤化露西亞「屈膝」過了——我們對付這樣一個敵方的戰略，自然是報之以「陣地戰」與「殲滅戰」。天經地義的不是「流動戰」與「退嬰戰」！自六月十二安慶登陸至目前十月十二，晝夜不停的打了四個整月，全是用「蒼蠅拍」而不用「捕蠅紙」的。消滅敵人二十七萬以上，「陣地戰」已算是積了偉大的紀錄。當然這紀錄更要繼續增高地積下去的。最近萬家嶺張古山的大捷，一次湮殲了敵人約近五萬，「殲滅戰」的成績，慚愧得

很，也還不壞。當然，後來居上，更大的一滅度」，不久還有無數次的疊起。直至「豚鹿頭腦」的悍酋，進化到「猿猴頭腦」，才算盡了東亞創化老大哥「以先知覺後知」的責任。

第三 幾時是我們反攻的時候？

那末，你一定會這樣說：「如此，我們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日了！無可爭辯，失地，是不由反攻，不能得的，然而幾時才是我們反攻的時候呵？」我說：「我所最理想的，最希望的，如果天從人願的話，最好我們根本沒有反攻的時候！」我還要找足一句：「而且這理想似乎很有實現的可能」。這又該怎麼講呢？！

粗淺得很：農學專家的「除蝗」，從不需要向蝗虫反攻。只要在田中掘了幾個「坑」，升起火來，千千萬萬的蝗蟲，向火坑中自撲，你阻也阻牠不住。等到「火坑」變成了一「坑」，所有的田土都收復了。明白沒有？徐州是一「捕蠅紙」，武漢可不是一「捕蝗

坑」。我們的火已經升起來了，二十七萬再加五萬的「蝗軍」，已造成好幾座「蝗邱」了。正還在一師團一師團的源源撲來，世界的和平大眾，正義人士，敵國的賢明份子，阻也阻牠不住。只要他願意自動的竭精枯髓，把整個國家的人，血，財，物……：「古腦兒送到武漢的坑阱之底，盛意難却，我們怎麼好意思「心領璧謝」呢！

再者，不必歷史專家，也會清楚地知道七十年前的日本，可憐可憫得怎麼樣。截止現在這一點點兒「後天的人造富強」，禁得起長期遽烈的斷喪！維新以前的「酸槍相」，大部之重現眼前，而「蝗軍」仍踴躍向火坑亂撲，猶歟盛哉！你再想想：中國現在，固然

是受着一蝗災，但所謂「蝗期」，究竟能有多久？我們焦土，而「蝗軍」焦身，只要「蝗軍」源源肯撲，終有隻隻焦盡之時。到那時候，我不致相信台灣，朝鮮，忽然會向天外飛

掉。

西北的復興根據地——「關中」

抗戰到了今日，此不但倭寇夢裏沒有料到，我們的夢裏也何嘗曾經料到。現在任憑倭寇怎樣的自吹自擂，可是事實永遠冷酷無情鐵一般地硬碰硬擺在面前，倭寇所佔領的幅員，依然是很小很小，不但不能趕得上北魏及女真，充其量，也不過相等於「安祿山」與「黃巢」之和而已。何況在這「安祿山」與「黃巢」相加的幅員之內，只不過是點與線，斷續，零碎，的支撐，其控制的力量，實在還不及唐時土匪與逆胡的結實，這就是目前以「皇軍」的熱血，換來冷鐵無情的悲劇。

我們的抗戰呢，乃是生存的戰爭，民族解放的戰爭，革命的戰爭。凡是革命的戰爭，無處不可以做根據地，根本不須要呆板地指定某一處是根據地。到處皆可做根據地。而且在理論上講，有根據地也要抗戰到底，無根據地也要抗戰到底！然而，事實上，天祐中

國，我們的根據地，太好了，也太多了。西南的桂，滇黔，是最好的根據地，東南的浙，閩，贛，是最好的根據地，中部的湘，川，康，是最好的根據地，西北的陝，甘，青，寧，新，更是最好的根據地。而西北的五省，以關中爲樞紐，至今還是金甌完整，絲毫無缺，更可慶賀。我們革命政府的威力，不但遠在劉裕北伐全勝時之上，還更在唐肅宗平胡中興時之上，簡直相等於明太祖平定關中李思齊，即命徐常統師取燕時候的聲望。而軍隊的愈戰愈強，二百四十師現代軍隊的完成，實力尙非明太祖所可企及。

我在這裏指出地利上最可慶賀之點，是西北復興根據地的領袖，關中的完整。在歷史上，關中被考語爲「四塞之固，天府之國」，被推尊爲「高屋建瓴」之勢。誠然，古代的形勢，與現在不是完全相同，古代之所謂「中國」，「中原」者，大概只指現代的華北。在古代幾乎可以說是定律：「據關中，一定可以得中國，失關中，一定必至於中國亡」。在現代，所謂「中國」的界說，雖然有放大，或縮小的不同，而其原則，仍然至今一毫未變。幾乎還可以說是近乎定律：「據關中，一定可以復華北，失關中，一定必至於華北

這抽象的歷史原則，如果需要用一些簡單的歷史事實來印證說明一下，這是一件最不費力的事。根據什麼「甲骨文」「金文」等等考據的古史，似乎全用不着。不用考據人人知道的历史常識；例如周武王根據關中，向東拓展，而到底給他滅亡了殷朝而統一中國。秦自孝公至於始皇帝，根據關中，向東爭霸，到底給他連續擊滅六大強國，「兼併天下，滅六暴強」而統一中國。漢高祖因先入關，即以關中為根據地，回頭向東，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終究倒在他的手內而給他統一中國。光武初起時是依附劉更始勢力的，也因為劉更始先據關中為根據地，使光武得從容平定赤眉王郎之流而統一中國。司馬懿因與武侯姜維對峙，先在關中培植着鞏固的軍事勢力，雖然較慢一些，到他孫子司馬炎時代卒能統一中國。隋文帝本為宇文周之臣，根據關中而平定南朝，統一中國。唐高祖太宗，一起兵即刻取長安為都，根據關中削平東方羣雄而統一中國。宋太祖承柴氏遺業，先有關中，汴，洛，遂得漸次統一中國，元世祖未即位時，久為「秦王」，因得許衡姚樞輩

爲輔，力行善政，雖不是以關中爲軍事根據，然而文化根據，古語所謂「帝業」，實在是培基於關中。明太祖一定先要平定關中的李思齊，然後方有力量來驅逐擴廓帖木兒而光復全中國。這是正面的證據。

至於反面的「反證」呢，也決不在少數，譬如昭烈帝與丞相亮始終爭不到關中，故始終無「掃除奸兇興復漢室」之望。宋武帝平姚泓以後，不當留一乳臭兒義真於關中，輕輕丟於赫連勃勃，南朝便永遠無望，終久滅於北朝。宋高宗時，張魏公（浚）經略關中，本極有望，不幸五丈原一挫，關中再陷，而南宋驅金之望遂絕。金之亡也，元兵先據關中，遵成吉思汗的遺囑偏師出商洛，而金社遂屋。明之亡也，關中爲流賊李自成故鄉，渡河入晉出雁門，破居庸，而烈帝殉國。這以上何嘗有一點歪曲的事實；的的確確，都因爲先失關中，或得不到關中，而招來的嚴重後果。

到此，或者你要問我，關中的地勢，何以重要到如此地步呢？答覆這個問題，我答覆

你，不如此地圖答覆你，更爲明白。只要你一翻古代地圖，你就會明白古代的關中，可以如

此重要。只要你一翻現代地圖，你就會明白現在的關中，比古代更爲重要，何以故？你懂不懂圍棋？如果你懂，那更好了。圍棋的祕訣。叫做「金角，銀邊，瓦肚子」。角是最有價值，邊是次有價值，中腹是最無價值。何以故？中腹是四面受威脅，有危無安。邊是兩面安全，兩面受威脅，半危半安。角是三面安全，一面攻戰，多安少危。關中正是一個「角」！

在古代，所謂關中，西南二面都是叢山萬壘，北面是流沙荒漠，東面是天塹黃河，做了一條千里長壕。四面都可限制敵人的攻襲，只有潼關，函谷關一角，爲開闢的大門。啓閉之權操之內而不操之外。啓之可以擊敵，閉之可以拒敵。而內部則渭水涇，洛，沮，漆，的交流，有豐富的農產，自給自足有餘，這真真是「四塞之固。天府之國」。這真真是常勝不敗的根據地！

在現代，在目前，抗戰的現階段，那關中更是不同了。西北二面是國際路線，南面是政府所在的四川。這三面都是血脈通貫，決非古代消極的限制敵人以爲固的形勢所可同日而語。東面晉省雖是淪敵，但是有我們四十萬的伏軍，與游擊隊控制着他。而且天塹黃

河，直至今日，仍然是限制機械化部隊最好的「無畏壕」，黃河自河曲，偏關，以至於風陵渡，水流湍急，非橡皮艇所可利用，而敵人的海軍，至黃河效用又等於零。坦克、重砲，非浮艇所能運渡，我們的重砲兵隊，沿河設陣，山西的重兵，監制於後，所以敵人西渡的夢，做了二年，依舊是一個夢。至於物產，陝北世界性的石油，固然急切無法利用，但陝省自從幾條水利幹渠建成以後農產物依年俱進，尤其是棉產，突飛猛進，使十年陝省垂死之民，由甦醒而游臻小康。棉花纖維，衣料，被服，以至炸藥，都要取資，棉核又是提煉汽油的最好原料。所以現階段的關中，「天府之國」依然是「天府之國」；而「四塞以為固」又變成「四通以為固」了。至於從地形上說：關中又為甘寧新青四省最前線的堡壘，那是人人所知，更不用我重說了。

「關中」對於中華民族，天賦着這樣重要的性質，負荷着這樣重要的使命，關中的民衆，關中的軍隊，關中的政府，應該如何的負責，如何的努力，如何的奮勉，來完成這抗

二 準備期間要長 反攻期間要短

這次吾們神聖的抗戰，如果做一個鳥瞰的總賬式的估言，敵人所憑藉的優勢和武器

是：(一)最新現代化的精銳重武器，及空軍及化學武器。(二)有組織的徵兵制度。(三)有高度戰術訓練的巨大軍隊。(四)有六十年來工業生產及海外貿易所貯積的優厚財力。(五)有六十年來「忠君」「愛國」「神道」「武道」……等先天法西斯性的國民尚武教育。(六)有不遇抵抗的海軍封鎖。這粗粗的六點，除了第一點「點」的「全半」及第(三)點，我們的中央軍有一些兒寒儉的設備，在一個極大差度之下，「稍堪勉強」一較，其他各點，我們是等於「零」的。可憐，那裏談得到「差度」！照此講來，我們早應該被滅亡了。然而，奇蹟出現了，截止現在，和敵人奮鬥二十一月而且愈鬥愈強，究竟吾們所憑藉的武器是那些呢？粗粗說來：(一)有祖宗傳下來「意外之大」的廣大土地。

準備期間要長 反攻期間要短

(二)有祖宗生下來多得不可思議的人力。(三)有六十年來勞瘁貧苦，忍耐掙扎，早就不知「生之爲樂，死之可痛」的無畏大衆。——這點真可使一切炸彈，大砲，瓦斯，對之屈膝，然而乃是帝國主義者賜給我們的——(四)有廣大豐富的，從未整理的「廉價農產」，和從未開發的「處女礦產」，可以源源換取海外的黃金。(五)有四千年來獨創文化，獨尊全亞的「民族尊嚴」的覺醒，可以鼓勵鬥士之視死如歸的榮譽觀念。(六)有全國民衆，包括各黨各派，一心一德共同擁戴的偉大領袖。

這些才真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百戰不敗萬古長存的武器。自己的武器，自己要認清。我們手頭暫時沒有「超無畏艦」「航空母艦」……等怪物，我們不能奢望，不能幻想，立刻把敵人化爲齏粉。然而我們終有把敵軍閥的「不祥殺性」化爲齏粉之時！

澈底明瞭了自己的武器，就可決定自己的戰略，再由戰略而決定戰術。從第(一)第(二)兩點看來，天經地義的我們無需乎立刻痛快地洩一時之忿，我們抗戰二十一月所暫陷的土地，說牠小嗎，歐洲好幾個大國合併起來的面積還不及呢！說牠大嗎，在全中國的

版圖上還不到五分之一呢！試問敵國處心積慮數十年以「征服全世界」爲志，何以僅僅佔領「支那」五分之一弱的土地，便提着屠刀躊躇不進呢？誰擋住他呢？誰攔阻他呢？原來「支那」是個大鼎，這位「神之子孫」的東洋壯士，硬要扛起鼎來給全世界瞧瞧，使英，米，佛，露，獨，諸國——無論仇人情人——都『澈底認識帝國不可侮的威力』。好不英雄堂皇！果然舉起了五分之一，旁人尙未喝彩，而壯士已腦斷筋絕，外表毫無損傷，而內心痛不可忍，咬牙蹙眉，而還要繼續裝成英勇模樣。再舉或將傷命，而放下又太丟臉面。情人在旁，鼓勵督促，仇人在旁，刀磨霍霍。而自己之苦痛呢，閉着嘴巴捱着。這滋味够他一輩子自作自受，我們暫且按下一邊不表。

嚴肅地說，我們自己呢？我們尙有五分之四強的土地，尙未開發，整理，建設，現代化；我們有什麼臉面對得起吾們祖宗！如果倭寇不來，難道這五分之四強的土地，我們就讓牠淪陷於「草莽荒蕪」而不想收復嗎！現在敵人給我們當頭一棍，教訓我們從甲午以來淪陷於倭寇的土地固然必須收復，而自原始以來淪陷於「未開發」「未建設」的土地，更

須急速收復。再進一步想想，要收復一切淪陷於倭寇的土地，必須有一支「新鮮的偉力」，這「新鮮的偉力」從那裏生出來呢？就只有從後方土地未開發者之開發與未建設者之建設上才生得出來。

再具體一點，單舉交通與生產，兵役三端做例子來說明白敵人之猛攻聖海，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扼斷我們國際路線，但因為吾們粵漢鐵路建設之完成，所以雖京滬淪陷而無

恙。於是敵人不得不再賭擲幾十萬「真軍」的骨肉來買取武漢與廣州。廣州既下，而我們海桂鐵路已成，滇緬鐵路亦將完工，我們迫切要求政府以前線「血戰」的抗敵「精神」同樣也在後方「血戰」的建設。在×年以內，滇緬、綏昆、兩鐵路如限完成，那末吾們便成了「有本有根的「源頭活水」」，真可以和敵人百年抗戰而無所顧慮了。那時我們四川豐富的農產，可以集中於××而吐出於仰光。西北開發的礦藏，可以集中於××而吐出於哈薩克。何況東南的×××三海口至今未斷，東南豐富於農產和×礦，仍可暢吐於漢美。所以，我以為現在前線較沈寂的時期才真是國家千鈞一髮的「樞紐」，只要我們竭力設法增加生產，開

發礦藏，建設後方永久性的工業基礎，多做生產與交通的建設，使「產增其量，貨暢其流」，以源源易取多多易取海外的黃金；更以黃金易取我們必需的軍火，那末吾們反攻的先決條件「物力」，「財力」，「火力」，都有了優厚的着落。

一面再努力兵役的建設，在五分之四強的後方，以及游擊區內敵人的後方，都切實加緊推行徵兵制度。務使二年以內，完成通國皆兵劃時代的大業。現時二百師的新軍，已編制完成，訓練正劇；但這不過是常備軍耳。將來必須做到遇着更偉大的國際戰的時候，隨時可以徵集後備軍最低數目一千萬以上；這是稍有常識者都知道絕對不是一個奢侈的數目。我們的「人力」，只要辦理得法，本來是不成問題的。

認清自己的武器來決定自己的戰略，我們應該明白：「物力」「財力」「火力」「人力」，先天的來源都不成問題，而且相當優厚。問題的重心，是我們人事的努力，流汗的程度，應當加以自我反省，自我檢討，自我督促而已。前方將士粉身碎骨，後方鬥士也必須胼手胝足，才可無罪。前方將士擋住兇敵於前方，後方鬥士準備生產於後方；準備的努

力高，時間長，則產生的「新鮮偉力」也愈大，我們的結論是：多流汗以增生產，增生產以厚火力，厚火力，流怒血，以殲兇寇，收失地。

我相信：培養新鮮的偉力愈大，則反攻時破竹之形勢愈銳。兇惡的頑寇啊，請你們不要自動撤退，等着！

（原稿經軍事機關刪節）

春秋的民族主義和復仇主義

劉玄一先生徵文于余，說他們新創辦了一個雜誌，想對於抗戰建國的工作有點兒貢獻，我問他雜誌的定名？「春秋」！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春秋」。我悚

然有所感動。春秋，不但消極方面可使亂臣賊子懼而已！我中華民族屹立在東亞大陸上已近四千年了，與鬼方戰，與獯鬻戰，與猃狁戰，與匈奴戰，與鮮卑戰，與羌戰，與氏戰，與羯戰，與柔然戰，與突厥戰，與吐蕃戰，與回紇戰，與沙陀戰，與契丹戰，與黨項（西夏）戰，與女真戰，與蒙古戰，與滿洲戰，直至現在與日本戰，四千年的戰史都是愈戰而愈強，民族的根據地愈擴而愈大，任憑侵略者的威力大過于天，沒有一個不死在我民族的手裏。我們究竟憑藉什麼「法寶」而能得到這樣的成績，使我們民族得到這樣一種

穩健，沈着，堅定，而無敵的發展呢？這一件「法寶」是一貫着四千年的，在孔子所作春秋經裏便已奠定了基礎，而直至最近中山先生始發揚光大之並且給牠一個現代的稱號——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我們中華民族所賴以生存不亡，所賴以戰勝侵略，所賴以穩健發展的唯一原素。這主義穿起古裝的衣服來，叫做「夷夏之辨」，叫做「用夏變夷」，叫做

「尊王攘夷」。這「法寶」，不但是中華民族靠着牠而消滅一切蠻族的侵略，即是我們的敵人——日本，亦何嘗不借着牠的餘光以致枯枝還魂呢。日本在這世界史上睡眠了三千多年，突然到了一八六七年（慶應二年）的左右，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幟而奠定了明治創業的基礎，逐漸發展以致有昨日。可以證明這「法寶」的靈效如神，是切切實實而的的確確的。但在春秋裏面已經發揮得很詳細了，這也足以說明我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優秀。今我借着現代的新春秋的篇幅，把我們祖宗三千年來服用的「應驗良方」再解析一遍，於抗戰建國的大業或者不無小補吧？

春秋對於政治的見解，包括下列各種顯著的信條：

(1) 民族主義

(2) 復仇主義

(3) 大一統主義

(4) 反對貴族專政——譏世卿——

(5) 森嚴政治的紀律——正名——

(6) 法治概念——大層正——

反對墨守成法——張三世的學說——

這幾種除了第四條第六條我們現在並沒有「貴族黨」、「宗社黨」、「守舊黨」的存在，可以置之不論外，其餘的幾點到現在都是我們當頭的棒喝。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民族主義」至上。因為「復仇主義」，「大一統主義」，「政治的紀律」這三點，嚴格辨別起來都不過是由「民族主義」孳衍出來的。如果有了深刻的民

族意識，自然地會要求民族的大一統，自然地和侵略民族有鬥爭的德性，自然地要嚴厲制裁民族的漢奸——亂臣賊子的。

民族主義的內容，是強烈的民族的優越感，民族的自尊性，與熱烈的民族大團結的鼓吹，及教化幼弟民族的責任心的砥礪。這是事實：中華民族在那時候無論文化，智慧，德行，一切都高出於四鄰的幼弟民族，所以普遍地懷着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而粗鹵偏狹的人們甚至有

「夷狄豺狼，不可厭也。」——閔元年左氏傳——

「戎，禽獸也。」——襄四年左氏傳——

「勞師于戎而失諸華，猶得獸而失人也。」——國語十三晉語七——

這類強調的譬喻。至於大多數中庸和平的人，那是個個愛惜其民族的榮譽，擁護其民族的

文明，而努力保持民族的尊嚴性。孔子即是這樣一位中正和平而提倡民族尊嚴性的最好代表。他的鮮明而堅決的口號是：

「晉其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年左氏傳——

這是他在一個極其嚴重的外交會盟——夾谷之會——的緊急當兒所提出來的斷然主張。而在孔子時代一般社會上所最流行的有力口號是：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僖二十四年左氏傳——

這可以窺見那時民族榮譽的自尊態度的一斑了。為久遠維持這民族的榮譽和尊嚴起見，為推進增長這本民族所創造的文明起見，自然而且必須的要求民族之更趨於團結。於是在春秋的民族主義下又產生出下列的口號及實際行動：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成十五年公羊傳——

這是一個最高的總原則。——「內」以現代語來解釋，就是「集納」；「外」是「團結」；也含有「組織」的意味。實行領導諸華，努力做這類團結組織工作的，這就被推為民族的「老

大哥」。「老大哥」即「伯」古文又通作「霸」。所以叫做「五霸」。第一個做這種工的，是五霸之首——齊桓公。而他的靈魂呢又是管仲。我們且看管仲的手腕：

「狄伐邢……管仲敬言于齊侯（桓公）曰：……諸夏親暱，不可棄也。齊人救邢。」

——桓公元年左氏傳——

「桓公，管子……築葵茲，宴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國語六齊語——

「……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齊）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僖四年公羊傳——

這樣的努力獻身于團結民族的工作，無怪孔子對於管仲佩服得五體投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繼之者有晉文公幾次的平定伊洛的戎難護衛王室，所以晉文也一躍而爲全中國諸侯的領袖。終春秋之世，凡是領袖國的國策，永遠是：

文則「獲戎人失華，無乃不可乎。」——僖四年左氏傳——

「信蠻夷而棄兄弟，……必失諸侯，」——國語魯語下——

這就是現代日本從渺小得可憐而一變爲強大得可怕的「尊王攘夷」四字訣。民族本身因團結組織而逐漸趨向於發展，文化生活也日漸進步，那末自然應該更進一步而有「以先知覺後知」自立立人的利他心，這就是啓迪四鄰幼弟民族責任的自覺，後來孟子的「用夏變夷」主義，也是由春秋中出來的。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獎進吳季札，便是這個意義，這工作乃是積極的教化，而決不是徒然的威力討伐。魯頌閟宮之詩雖然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的呼聲，但所謂「膺」，和「懲」，都不一定是武力高壓，但不過指訓戒教誨之意罷了。這在春秋上是有明文可佐據，莊公二十九年公羊傳：

「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何休解詁說：

「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甚痛……惡不仁

也。一、黃。二、黃。三、黃。四、黃。五、黃。六、黃。七、黃。八、黃。九、黃。十、黃。十一、黃。十二、黃。十三、黃。十四、黃。十五、黃。十六、黃。十七、黃。十八、黃。十九、黃。二十、黃。二十一、黃。二十二、黃。二十三、黃。二十四、黃。二十五、黃。二十六、黃。二十七、黃。二十八、黃。二十九、黃。三十、黃。三十一、黃。三十二、黃。三十三、黃。三十四、黃。三十五、黃。三十六、黃。三十七、黃。三十八、黃。三十九、黃。四十、黃。四十一、黃。四十二、黃。四十三、黃。四十四、黃。四十五、黃。四十六、黃。四十七、黃。四十八、黃。四十九、黃。五十、黃。五十一、黃。五十二、黃。五十三、黃。五十四、黃。五十五、黃。五十六、黃。五十七、黃。五十八、黃。五十九、黃。六十、黃。六十一、黃。六十二、黃。六十三、黃。六十四、黃。六十五、黃。六十六、黃。六十七、黃。六十八、黃。六十九、黃。七十、黃。七十一、黃。七十二、黃。七十三、黃。七十四、黃。七十五、黃。七十六、黃。七十七、黃。七十八、黃。七十九、黃。八十、黃。八十一、黃。八十二、黃。八十三、黃。八十四、黃。八十五、黃。八十六、黃。八十七、黃。八十八、黃。八十九、黃。九十、黃。九十一、黃。九十二、黃。九十三、黃。九十四、黃。九十五、黃。九十六、黃。九十七、黃。九十八、黃。九十九、黃。一百、黃。

這真足以見吾中華民族寬仁弘慈，泱泱大國之風。所以三千年來，創化先覺的中華民族對於四鄰落伍的幼弟民族，從來以文明感化為責任，而絕不以威力虐殺為光榮。以此故，中華民族是一個無敵的民族。

一、黃。二、黃。三、黃。四、黃。五、黃。六、黃。七、黃。八、黃。九、黃。十、黃。十一、黃。十二、黃。十三、黃。十四、黃。十五、黃。十六、黃。十七、黃。十八、黃。十九、黃。二十、黃。二十一、黃。二十二、黃。二十三、黃。二十四、黃。二十五、黃。二十六、黃。二十七、黃。二十八、黃。二十九、黃。三十、黃。三十一、黃。三十二、黃。三十三、黃。三十四、黃。三十五、黃。三十六、黃。三十七、黃。三十八、黃。三十九、黃。四十、黃。四十一、黃。四十二、黃。四十三、黃。四十四、黃。四十五、黃。四十六、黃。四十七、黃。四十八、黃。四十九、黃。五十、黃。五十一、黃。五十二、黃。五十三、黃。五十四、黃。五十五、黃。五十六、黃。五十七、黃。五十八、黃。五十九、黃。六十、黃。六十一、黃。六十二、黃。六十三、黃。六十四、黃。六十五、黃。六十六、黃。六十七、黃。六十八、黃。六十九、黃。七十、黃。七十一、黃。七十二、黃。七十三、黃。七十四、黃。七十五、黃。七十六、黃。七十七、黃。七十八、黃。七十九、黃。八十、黃。八十一、黃。八十二、黃。八十三、黃。八十四、黃。八十五、黃。八十六、黃。八十七、黃。八十八、黃。八十九、黃。九十、黃。九十一、黃。九十二、黃。九十三、黃。九十四、黃。九十五、黃。九十六、黃。九十七、黃。九十八、黃。九十九、黃。一百、黃。

可是，幼弟民族，多數是落伍而尚未開化的，以此故，都是崇尚蠻力而蠻不講理的。落伍民族的簡單頭腦，多認「蠻力」為萬能的武器，你不虐待他，他偏要侵略你的。所以中華民族受蠻族的侵略獨多。因此春秋時代也已經明瞭人生一部分的德行，是應該建築在門爭上的。此即是春秋「復仇主義」所由來的根源。

春秋提倡門爭的精神，是很大胆的。他公然鼓勵私人的復仇，譬如伍子胥為父報仇而滅楚，公羊是稱許的。並且定下這樣一條原則：

「父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仇可也。」——定四年公羊傳——
私仇尚且如此，至於國仇呢？啊，「國仇」，那可重了。照春秋主義說來：「國仇」，雖百世之後還是要有仇必報的！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讚之。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尤可復仇乎？雖百世可也！——莊四年公羊傳——

像齊襄公這樣風流放誕的人物，乃是春秋所最瞧不起的。但是他復仇九世祖哀公之仇的一戰，何其悲壯啊！鬼神風示他：「軍隊要覆滅」，他說「分所當然也」，「本人要陣亡」，他說：「不爲不吉」！敵愾的精神，鬥爭的亢潮，壯烈到如此，所以一戰而滅紀。春秋所痛惡的襄公，獨於這件事情乃大太的「賢之」！且從而發揮春秋復仇的理論：不但九世之仇要這樣去洗雪，就是隔了百世之仇，也要用這樣悲壯的態度去洗雪啊！

長期抗戰的國民意志

自從蘆溝橋事變我們神聖的反侵略戰爭發動以來，我們英勇鬥爭了近三十二個月；不必宣傳，用事實來證明我軍的愈戰愈勇，保障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同時也保障了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現在全國國民意志的集中，精神的團結，擁護領袖的熱烈，實在是中國四千餘年有史以來所從未見過的。不過最不幸的，在我們抗戰的過程中，忽然有歐戰的爆發，這增加了國際間的糾紛；各國人士，難免有一部分，輕看了中國的抗戰對於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有偉夫的貢獻；或者看不清楚中國全國熱烈激昂的民意。所以作者以一個「老百姓」的資格，坦白而赤裸的發抒胸中自由的意見；我的意見，可分為下列三點。

（一）中國的長期抗戰與英法兩國遠東的利害是一致的。自然，只有日寇軍閥是我們不可饒恕的敵人以外，全世界都是我們的友人。可是從利害關係而論，那就只有英法和中

國特別一致。日本的處心積慮要併吞安南，緬甸，印度，英荷屬南洋羣島，澳大利亞，那是他們不可動搖的「既定國策」，這次宣佈的「日汪協定」，更是一個自己招供的鐵證。上次歐戰，因為實力未充，所以不得成熟的機會來動手，他們忍耐地準備着，等待着，近二十年。這次的歐戰，正是他們千載一時「驅逐英法至紅海以西」的好機會了。一九三四年的春間日本的軍部早已公開散佈傳單「字內的統一，乃日本國體的特徵」，何以遲至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英法無暇東顧的時候反不向印緬越南洋動手呢？惟一的答案就是因為中國全面而長期的抗戰，束縛了日軍的手足，消耗日本的國力。中國現在做了東亞的警察，英勇的犧牲來執行牠神聖的義務！使東亞一個無限制侵略主義的國際強盜。遇着了堅強打擊的對手。一切在亞洲，澳洲，置有產業的人們，得着中國這個「忠勇警察」的安全小保障。無疑的警察的命運，就是「產業者」的命運，警察的勝利，就是「產業者」的勝利。所以歐美各國在亞洲，澳洲既得利益的安全程度，就是要用中國抗戰勝利的程度來判斷的。所以我有理由來相信英法政府對於中國長期抗戰所表現忠勇警察的行爲，與安全保

障的效用，是只有同情與援助。……因為及謀於輝煌的職業是對於全國際的要素，何以謂去

案（二）中國長期抗戰的國策與美國國民的意志是互相呼應的。現代世界各國中，堅決主持和平與正義，而同時又有實力足以主持和平與正義的首推美國。不但中國國民誠心誠專意的親美，就是英法或其他國家也往往惟美國的馬首是瞻。美國對於遠東政策的表現，最近因已經明顯露骨地進入一行動時期了。這是舉世週知的事實，無須在這裏再講的。單就遠東的政策一項來講，美國與蘇聯也相一致的。美國這種正義與榮譽的鼓勵，對中國自當格外興奮而愈加努力。至於英法與美國關係之深，這也是舉世週知的事實。我相信英法也決不致違反美國國民正當而又有力量的意志，去自己削弱自己戰爭的力量。英法也必然更進一步地明瞭，任何妨礙中國抗戰的行動即是對美國的不利，即使援助中國的態度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也與美國的遠東的政策不平行而脫節了。金訓外「真贖」半開（六二）一六四

（三）中國國民意志的團結，與物力人力的豐富，實在可為最後勝利堅決的保證。中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人力」真可以說是無窮無盡。只要能喚起民族意識覺醒而意

志團結。我是一個念歷史的人，遍考中國四千餘年的歷史，民意的團結，與愛國心的奮發，沒有高過於現在。中國徵兵制度的廢止，距今已一千二百年之久，然而現在後方徵兵的順利，與志願徵兵的踴躍，超過了中國威力的黃金時代「貞觀」年間（六二七—六四九），真是感動得迸出眼淚。此可證明中國人力的無敵。

至於中國的物力呢？正是因為中國是個「農業生產」國而尚未完全工業化，是個資源國而不是個工業國，所以在抗戰中工業的損失並不大，而抗戰後工業的建設很可觀。先天無窮無盡的資源因抗戰而才去極積的開發，浪費的舶來非必要品的入超因抗戰而才可杜塞。

內地的工業萌芽因抗戰而才能發榮滋長，現在逐漸將成茂林。中國的敵人，恰恰相反，牠缺乏資源，缺乏人力，雖有較中國更多的機器然而很多不能推動。所以中國的國力，正因為戰爭的緣故而逐漸發展；日本的國力，却因為戰爭的緣故而逐漸消耗。全世界不乏專

家，這道理知道得比我更明更透，所以中國無論何人——自然少數漢奸除外——都堅決相信最後勝利屬於我們是確實無疑的，因此長期抗戰的國策是根據全國國民的要求，可以昭告

全世界，這國策比一座山還要堅強而不可動搖。

我的話，雖然無法確實估計可以代表若干民衆。但我相信與我有同感的一定不在少數。

世界上與中國民族目標相同，責任相等，同樣爲正義和平而流血戰爭的友邦政府，應

該透澈明瞭巨大數量的中國國民內心蘊着的真意。

廿一廿二十四日將奏「不思祖國報隊」一文，撰述此隊嗚呼哀哉。再三讀之，其詞曰

「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不思祖國報隊，嗚呼哀哉。」

再請不風報隊報隊

再論不屈服即勝利

當二十六年十一月間，我們因戰略關係忍痛撤離淞滬；暴敵乘勢猛進，逼我京畿的危急時間；一部份意志薄弱，腦筋不清，「自信力」喪失，「奴隸性」堅強的「準漢奸」及「糊塗漢」，都主張對日屈服，或反滿口誣說恐怕政府屈服！本人痛心疾首於此種現象，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表『不屈服即勝利』一文，掃蕩此種謬誤的妖霧。再三指陳：我們的抗戰，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抗戰，絕對要不得希望旁人代我流血。

現在幸賴 領袖的偉大與智慧，澈底透澈我們神聖的革命戰爭，移山填海亦不屈服的真理，所以我們的聖戰已經超過了三年而愈戰愈強；用兒孫的鮮血來保衛祖宗的土地。百分之百，不靠旁人替代流一滴血！時至今日，我們的命運！任何第三者獻媚于侵略而妄思犧牲正義的保衛者的「可恥」的舉動，均不能動搖我們堅如鐵石的意志，影響我們自力更

生的衛國與建國。日本雖三四十年以前全國人皆賦的軍國主義，視謂「中華強盛與否，關係吾西

最近，英國三度屈服於侵略暴力而有最醜的「英日妥協案」非法封鎖緬甸交通，更醜的乃有瓊思的廣播，企圖在此三月期間脅威中國與日開議和，此在中國已經有一總裁及外交部郭大使等嚴毅正肅的指斥及聲明，自然不發生絲毫的作用，無待我們的杞憂。而且平老實講，據我個人看去，三個月以後，這地球上究竟還有沒有「大帝英國」？其根本都是疑問。英國的發言權「高乎」「死囚」幾何？無人能够答覆。且其與強國對峙的，是「門的六子」可是「中國的『漢奸』及『準漢奸』及『糊塗漢』，又騷動起來了，似乎以「大英帝國」之尊嚴，尚且還得屈服，中國可真支持不下丟了這崩潰即在目前了，此時及早議和屈服，是最便宜適當的機會了。奴婢根性已成了這船人的正意識。他們論證的根據是這樣的：

- (一) 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自然包括他們的祖宗在內) 是劣等民族。
- (二) 中華民族比較日本民族或歐洲民族，是低一等二等或十等的。

再論不屈服即勝利

(三) 所以，中華民族，獨立與高級民族抗戰，亦是不可能的。

(四) 假定，要與日本民族抗戰，必須第三者的高級民族代替我們流血。

(五) 可是，現在這個希望是絕對沒有。

(六) 所以現在只有屈服，投降，繳械，磕頭，而賣國。

我們認爲以上這些奴性理論的妖霧，現在有再掃蕩，再肅清的必要，所以再把它不屈服即勝利」的粗淺事實，加以伸論。

第一，從目前的形勢上說，中國境界線，幾乎有二分之一是與蘇俄爲界的。我們的六七

年來抗戰準備，大部份的兵器藥彈，都已達到了自給自足的程度。小部份的重兵器，英法

早已自顧不暇，我們的來源，是購之于某友邦，這是舉世週知的事實。中國與某友邦五千

餘公里的國線，非敵人所能阻礙，所敢阻礙的。所以敵人宣傳熱鬧的「對華封鎖」，根本是

滑稽劇。其目的是對內欺騙，多於對外恐嚇的。我在這裏再舉一個鐵的事實來說明封鎖之

無用：這故事距今日不過三四年以前全國人人皆知的事實，所謂「中華蘇維埃」蟠據江西

的時候，中央軍加以封鎖，也用封鎖。四面八方滴水不漏的封鎖，那時赤色政權的面積，不過十餘縣，真是蠶小彈丸之地。但是他們竟能支持到七年之久，封鎖之効力於此可見一斑。這事和現在比例一下，面積的大小，境界線的長短，封鎖線的完缺疏密，人力物力的衆寡，都在百倍以上。如果說日閩的對華封鎖能夠發生効力，也應該在七百年以後吧！況且暴日對我們的封鎖，更是我們建國成功的好象徵。這裏也有一個鐵一樣的例證你所不能否認，蘇俄自十月革命以後，全世界都當作「妖魔」「毒菌」看待，四面出兵環攻以外，那一個跟牠有經濟商業來往，才陷于真正封鎖的絕境。可是憑他們幾位革命領袖的「不屈服」艱苦奮鬥，短短二十年間達到自足無畏富有強盛的今日，這種奮鬥的精神，不是我們當前的榜樣嗎？

一、從歷史的教訓上說：最後勝敗的關鍵，只在屈服與不屈服。大世界大彈丸之際，「漢奸者流」一定要大罵這句話是空洞的武斷。我也請「漢奸者流」睜大眼睛來看一看近代歷史。我並不叫他們讀新舊唐書的高麗傳。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尊，率領全亞洲

各國的精銳部隊去討伐高麗，而韓臂一般的泉蓋蘇文，聚強不屈服到底，太宗皇帝反加以嘉獎賞賜的故事，我不想講給忘記了祖宗的動物們聽。可憐，二千年前及兩個月前舉世週知的失事，我倒要在這裏重說一遍以警覺我們的同胞。三千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比利時，以梁子一般的力量，牽制了獅子的騰躍，不自量力的英勇抗戰，以致全土淪亡，國都遷入鄰國！因為到底不肯屈服，獅子終於力竭倒斃，不但全土光復，還得到中非洲剛果的大於本土面積至數半倍。這是不屈服而最後獲得鉅大勝利的正面例證。革命個月以前的法蘭西，據說是世界第一陸軍大國，第四海軍大國，據說化了四萬萬美金造一條馬其諾防線？據說非敵人犧牲二百萬軍隊無法衝破該防線。一點的湯金湯如此之堅固，真可萬世無憂了。只可惜萬事俱全，單單缺少了編堅強不屈服性的氣魄。自從佛蘭斯德一敗以後，已退守國境，只有十一天的抵抗。巴黎淪陷，趕快跪下繳械。民主國家的老祖慈淪為納粹股上的乳蟲。這血淋淋的屍首掛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我們睜大眼睛，看這議和條件尚未談到，單看德法停戰協定二十四條，我們儘能够從這靈魂飛脫。所有全國的海陸空潛軍，乃至軍工廠都要掃

數完好交出，所有全國的國防工事都要澈底毀滅。所有全國人民反德的行爲及言論乃至思想都要澈底撲滅與屠殺。（短期間內逮捕政治犯已一萬五千人了）。所有全國的軍港要塞乃至交通路線都要完全佔領。更怕人的，所有全國的生產工廠都要全部完好交出，法國此後降爲農業國，世世子孫都做工業國的牛馬與奴婢！屈服，屈服，此膝一屈，便丟下武器，加上鎖鏈，綁定在「將軍柱」上，剖心與肝，任便敵人的雅興。此時縱使猛然覺悟，再要抵抗，還可能嗎？嗚呼法蘭西！你便是親入地獄，現身說法以教訓我中華民族，我們真感激你。這便是因屈服而自招滅亡的反面例證了。

難道有人敢說這兩件眼前事實，不和鐵一樣的堅嗎？

證據最後，還要附帶肅清一批「躲懶漢」及偷安份子的幻覺。他們夢想着「一經議和以後，便可以休養生息，再免流血」這我可以引用張伯苓先生的話來答覆他。張先生一次和本人談及此事說：「中國不做『戰士』。便成了『戰馬』。現在用鮮血來保衛自己的生存，便是英勇的『戰士』。如果屈服，被日本趕了去當對俄對美的砲灰，便是倒霉的『戰馬』。」

這話真比警鐘還要刺耳動心！難道日閔還肯允許你「休養生息」來向他報仇嗎？難道現在東北用全家連坐法壓迫同胞到祖國來在最前線充當「肉彈」的事實我們還不見嗎？

「可惡的我不變應萬變」，求人不如求己，用我們自己的血來殺退強盜，用我們自己的汗來創造幸福。要更悲憤的對一世「豬狗」及給受他子的恥堂。血即悲歌，一盞鹹味以參，更

鐵血官人悼請重南科知前事實，不味鐵一盞的參。

幾許。重南科因風開而自殘，力的又而而盡了。

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幾許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幾許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幾許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幾許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幾許幾許。幾何節制，無利於國而，心與長臂入此鄉，與長臂以幾層外中華另道，幾許幾

南甯收復的深刻意義

今年——民二九（一九四〇）——縱然不是我中華民族最後勝利獲得之年，但也是最後勝利的基礎奠定之年，這是確實無疑問的。今年的春季和孟冬，有二件意義深長的重要史實，影響整個中日戰爭的全面形勢，我們有歷史記載責任的人們，應該大書特書的；就是三月二十二日西北戰場克復五原。十月二十八日西南戰場收復南甯。

五原和南甯是西北西南戰略上的重要據點，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還須要我增加何等廢話！可是我認為克復五原南甯，其本身的意義，和整個抗戰的形勢，通盤戰略上的意義，比較起來，前者似乎還不及後者十分之一。明白一點地說，在今年這個階段——勝利之果，尙未完全成熟的階段——與其說是克復北平瀋陽，我甯可願意克復五原南甯的。

這話怎麼講呢？若單從據點的本身上說，五原南甯自然不及北平瀋陽那樣的偉大，雄

厚，富庶，進步。可是此次的中日戰爭，乃是從今以後的五百年內中日兩民族盛衰興亡一篇總賬的清算。所以我們的抗戰乃是有整個預定的計畫，何時何地宜退，何時何地宜進，何時何地宜守，何時何地宜攻，都有大略預定的步驟，不是瞎進瞎退盲守盲攻的。我們所要求的勝利，乃是顧到四五百年根本大計，國家民族世代光榮的勝利，決不是支支節節一城一邑的勝利。是民族盛衰興亡總清算的最後勝利，決不是一砲一彈一年半載「假佔領」的虛偽勝利。我們正該以淺薄可笑的敵人爲鑑，打大算盤！打遠算盤！用這樣的遠大而永久的觀點來衡量中日戰爭的全面戰略。那末未成熟的果實，即使能夠採摘，我們也決不採摘。事實告訴了敵人：開封我們克復過六次。南昌，信陽，我們都克復過二次。任憑敵人守得如何堅牢，只要我們拚一次命，那一個據點，都可以如探囊取物，無堅不克的。然而我們拚命的時間，和拚命的對象，都是要用理智來評判，來選擇，而不是任從盲目衝動的。所以，像今年這個階段，如果我們的游擊隊努力，克復了北平或瀋陽，於整個的戰略上，並不發生決定的影響的。可是五原和南寧的克復，我深深切切地認識其影響的偉大，

充分了解其意義的沉重。讓我細細傾吐我的意見，以就正於全國同胞。

漢口的撤退，乃是中日戰爭第一期戰局的結束。是一個劃時間的符號。在這個符號以前，敵人的最高戰略是「以戰止戰」。痛擊中國，殲滅中國主力，喪失戰鬥意志，打入地獄，永不翻身，則三四百年之內，中國對日本，永無戰爭。這叫做「以戰止戰」。可是，漢口挨過了預定的放棄時間而撤退以後，中國的戰鬥主力，更加增強。戰鬥意志，更加堅決。近衛才面如土色，抱頭而逃。這時敵人只有二條路可走：（甲）立刻放棄侵略，和中國結成真正的兄弟之邦，患難相共。（乙）繼續侵略行動，執拗地必使中國降為奴隸。吃人血的創屠，是決不會走甲路。小兒也會猜到，必然是走着（乙）項之路。既然繼續走着（乙）路，那末其方法也有二條，（A）繼續「以戰止戰」乾坤一擲的狂舉。（B）另覓其他較為經濟的戰術。採用（A）項，當然是最危險不過的。可是，冒險是必要「冒險的本錢」。乾坤一擲的豪賭，你的本錢有多少呢？漢口戰爭以後，敵人的兵力，用去了三分之一。黃金化盡。物資露底。米糧飢荒。人口銳減。生殖降低。再能調出二十個師團來

嗎？中國的土地還只佔領十七分之一呢！譬如一個病夫爬峨嵋山，一氣鼓勇爬上了三百公尺。口吐鮮血，而仰望金頂，還有二千九百公尺。到這階段，雖以日本軍閥之愚，也知道這「冒險的豪賭」，是冒險不起來了。於是乎被迫着不得不走（B）路，——另覓其他比較經濟的戰術。

另覓其他比較經濟的戰術，——包括下列各項的項目：（一）利用漢奸，組僞中央。（二）大轟炸，恐怖後方民衆。（三）散佈謠言，挑撥中國內部。（四）壓迫或哀求列強，停止援華。（五）切斷西北，西南，中國國際路線，完成大包圍形勢。這五項項目的前四項，敵閥也會自己知道牠的效果：（一）漢奸叛逆，等于禽畜。（二）轟炸愈烈，仇恨愈深。（三）謠言之來，增加反省。（四）求人之事，權操於人，毫無把握。只有第五項，敵閥認爲權操於己，可以切切實實有把握的。所以不惜每處再犧牲一兩個師團來割斷重要路線據點。去年十一月間的深入桂省，略取南甯，和今年一月間深入綏西，略取五原，二便是在上述五大套的重要研討的結論之下所發動的。

「正因為用「正面的攻擊，堂皇的陣勢，熾猛的全力，殲滅的戰術」，來壓迫中國，是人力、物力、財力、地形，所不可能了；所以採取「側面攻擊」，「遠勢的大包圍」，「封鎖對方通路」等戰術來征服中國。五原，和南寧，便在這樣的意義下失去了的。

「現在證明我最高統帥部判斷的正確，選擇的對象並沒有錯，運用「積極的」或「消極的」不同的方法，去分別克服了五原和南寧。這就是我所認為勝利基礎的奠定。

我是認為南甯乃是中國運用消極方法去克復了的。因為引誘敵人來不上不下掛在樹枝中間，確實比用刀去砍他的腦袋，聰明一些，殺人是不必定要見血的。不過，照我這種看法，雖然較近事實，但中國的勝利程度不免減輕，日本的失敗程度，也相當減低。可是換一種看法，認為完全是日本自動退出，中國連消極的方法也沒有生效，那末，日本的失敗程度更加澈底！而同時中國勝利程度，更加增高。何以故呢？讓我們來進一步研討。常言說：「日本自動退出南甯，退出廣西」，則至少有顯著的下列四點，暴露於全世界人士之前，而無可掩飾：

士之第一，日本參謀本部自己承認封鎖中國的失敗。每一戰爭，必有一個所以戰爭的目的。達到目的，便是勝利。不得，便是失敗。自己撤消這個目的，便是失敗的確定和自認。敵人進入廣西這一動作，犧牲不為不大，他的目的是切斷中國西南國際路線，是非常明白而且反覆聲明的。可是不到一年的「假佔領」以後，仍然整個退出，那末在這一年的「假佔領」期間，只有消耗，絕無效果，可以證明。至於自動退出，乃是自己撤消目的底行爲，也就是自己承認這失敗的確定。一、參謀本部是不要良血。不盛、假參謀本部第二，日本參謀本部自己說明估計戰略的錯誤，我真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以前，敵人的參謀本部是怎樣估計的？如果估計佔領南甯對於封鎖中國西南國際路線是有效的，那末在第二階段的戰爭期間，南甯地位，重於漢口。何以要一年以後，全部鼠竄而逃？如果估計佔領南甯，對於封鎖中國的成效，並無把握的，那末何以值得犧牲重大代價來演出這場兒戲？這事的可悲可笑，完全證明了敵人最高統帥部之無人材！不是低能飯桶，便是毫無理智，只有衝動的橫蠻酒漢！

第三，日本參謀本部自己暴露兵力的不够分配，有人推測日本之全部退出廣西，是要移轉兵力去攫奪荷印，這推測的對不對，不是本文所需要討論。不過，他國內如果更有豐富的兵力，那末就根本不需要移轉。荷印與廣西，同時佔領，不更好嗎？要這樣彌縫挪補，不是顯露了「皇軍」的寒乞相嗎？可憐！意大利一敗再敗，英國聲威重振，南進尙躊躇未決，而酸相已暴露無遺！如果說：南甯是自動撤兵，那真是張皇失措，舉動輕浮！

第四，這足以證明日本軍人虛榮重於實利，面子重於生命。其實，日本征服中國的目的，既然自知不能達到，則在中國任何一處的據點，都和南甯一樣，只有負擔，毫無收穫。「榨取國民骨血，填諸異邦溝壑！」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但是他們只有「速戰速決」的神勇。他們甯可支取生命來維持面子的延長，這是他們自甲午以來「虛榮教育」所造成的國民性，一時不易救藥的。

以上是敵人自殺症候的診斷書。

可是，中國的同胞！中國有骨格，有志氣，有前途的同胞！我們要自己挺起來，我們

國際形勢好轉的保證

自抗戰三年以來，我們每年喊着「國際形勢對中國日益好轉」。是的，並不算自欺欺人的宣傳。至少在原則上看來是如此的。但是，「原則」究竟不過是「原則」，「可能的趨勢」究竟還不能立刻兌現。你能問我：「這國際形勢好轉的保證在那裏呢？」那我只有口呆目瞠，講句憑良心的老實話：「一點保證都沒有！」

好！天佑中國，現在真憑實據的保證，向全世界公開的發表了。是什麼保證呢？是德義日軍事同盟的簽訂。這裏並沒有玄妙高深的理由要費你腦汁去思維與研討，我把這淺顯的內容，粗略的解剖給你看：

「中日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環，這正和「東北問題」是「中日問題」的一環，其理由一樣的確實而正鵠。所以「中日戰爭」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陣線」，這樣

明白確實的事實，偏有張伯倫，西門，之流看不懂的，用不自然的「人造障礙」來硬把「遠東問題」和「歐洲問題」隔成二片。以爲歐洲的霸王應該打倒，而遠東的強盜應該妥協！張伯倫雖然被英國人民用腳踢開，而戰場二片依然隔成二片。中日戰爭，似乎與世界戰爭無關。將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無論莫美與德義兩集團那一方面勝利，都不影響於中日問題，無論公理與強權那一方面屈服，而中日戰爭在世界議和席上，却無絲毫是非曲直之可言！

這是解析的第一步。

再進一步，我們來研究一下：「中日戰爭和世界戰爭，究竟隔成二片與我們有利呢？還是聯成一片與我們有利呢？」因爲理論上雖然百分之百應該聯成一片，但事實上如果隔成二片與我反較有利，那末任他隔成二片也好。讓我們來看看事實：

先從隔成二片的形勢去看：中日戰爭既與世界戰爭無關，世界戰爭的結果，不外二

個：

(甲) 英美戰敗，民主政治總崩潰，德義日戰勝。
(乙) 英美戰勝，極權政治總崩潰，德義日墮落。

如果結果(甲)項，在那時中國雖與英美同盟，而受到的禍害，與同盟是一樣的。這叫做『不同福而同禍』！其理由我想頗易懂得。那時我們沒有了與國，而敵人得到主宰全球的『關主子』！那時的德義，誰也不會相信牠壓迫日本而幫助中國說公道話。如果結果是(乙)項呢？那時英美固然成了主宰全球的盟長，可是中國根本不是他的戰友。好處論不到你。他們那裏大喊特喊：『公理戰勝強權』！可是我們和倭寇在他們眼中却根本無是非曲直可言！這叫做『大熟年時一家荒』！所以歸納的結論是：……

(甲) 項結果，於中國有莫大之害。
(乙) 項結果，於中國無些小之利。
天佑中國。神差鬼使的德義日簽訂攻守同盟，以隆重的典禮來正式證實：『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證實『東西兩戰場聯結成一片』。證實『中國的敵人也就是英美的

敵人」。——在以前中國的敵人。張伯倫却認爲是他的老僕。——我們的敵人，把我們提高了地位；硬捧我們上台去和英美並坐交椅。教訓英國，硬要牠認識中國在東方和牠並肩作戰。邱吉爾接受了教訓，演緬路也就無條件開放。這一切一切的180°轉變，我們自己的力量還不能如意辦到，都是敵人替我們盡義務代造成的。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如果是屬於（甲）項，公理暫時屈服，中國雖受一時無可避免之禍，也不過等於上述的禍害——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無關的形勢下而美英崩潰——而已；並不能再有所超過。可是，世界大戰的結果，如果是屬於（乙）項，那末德義崩潰而我們的敵人自願殉葬！中國是世界大戰中，抗戰最早，作戰最久。戰鬥最勇，犧牲最大的戰勝國之一，我們獨立平等自由解放進步繁榮的一切一切最後目的，都可澈底而永久的達到與完成了。所以歸納的結論是：

（丙）英美華戰敗，中國受害與德義日不結同盟相等。

（丁）英美華戰勝，中國儕上了世界上四大強國之一。

第一這是第二步的解析。再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與歐洲戰爭兩戰場合併爲一已經
 去。第三步的問題，人們將一定這樣的發問：『中日戰爭與歐洲戰爭兩戰場合併爲一已經
 得了證實以後，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從大勢看來，究竟是中英（美）勝呢？還是德義
 日勝呢？』這問題，我可分幾層來解答：一、中日大戰，二、英法美對德義日，三、不頭合
 的（1）所謂決定的勝利，最經濟的，最安全的，最有堅強保證的，是對方的屈服。這
 在軍事學的術語上叫做『敵方戰鬥意志的喪失。』那末鋼牆鐵壁的馬奇諾防線，等於豆腐
 做的，二百五十萬的法國陸軍等於草人。所以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勝利，不及希特拉
 對於法國的勝利的決定。如果法國永不屈服，縱然全國被佔，而海軍和空軍仍舊完全保
 存。再用牠全部的海軍來運載這二百五十萬陸軍至海外廣大的殖民地，而助英國抗戰到
 底。則希特拉那有今日的引吭長鳴，禹步種雄的氣概呢？所以三個月前，我們所最擔憂
 的，是英國步法國的後塵，一樣做『可恥』的屈服。但是現在這一層憂慮我們似乎可以消
 釋，英國的不屈服，希特拉立刻就心焦頭痛，明白了『好夢可一而不可再。』『明白燈。』速

國際形勢好轉的保證

戰速決」的不可能。要知道「速戰速決」的不可能，就是德義日最後失敗的「先現象徵。」

這道理，德義日的參謀部人員，懂得比任何人都透徹。德義日對英法美三國，曾說過：「這道理，德義日的參謀部人員，懂得比任何人都透徹。」

(2) 這地球究竟是海多於陸，所以海上的力量，才是決定的力量。自從一五八八年英國摧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而立了自己的無敵艦隊以後，三世紀來英國成了「不倒翁」的強國，牠的陸軍，日本人笑牠「有如盜器」，牠的海軍，可確實是無畏海王。大陸上的蓋世英雄，拿破崙第一呀，威廉第二呀，一個個窒死在牠的海軍手裏。何以故呢？這地球上的先天形勢，是「海」包圍了「陸」，所以如果地殼沒有變動，如果希特拉沒有超過英國的海軍，那末希特拉滅亡英國的目的終不能達到，而最後終須為英國海軍所窒死。

(3) 空軍的威力，經過西班牙內戰，三年中日大戰，一年歐洲大戰的證明，不配合陸軍部隊協同作戰，是無決定的價值的。希特拉不能用海軍送陸軍渡海，而想取巧用空軍去毀滅英國，這結果是恰恰相反的。希氏說：「這次戰爭，歐洲的大帝國——英國——必有一個毀滅。從目前形勢看來，雙方各用數百架飛機，互相轟炸，延續不已，豈止「必有一

個毀滅」。終有兩國同歸於盡的一日。目前德國空軍較英優勢，但美國努力助英，不久英國的空軍將轉優於德，那末德國的毀滅較英爲易。再退一步講，英德同樣的全國焦土，同歸不盡，但英國一切後方的生產工業，軍事工業，兵員訓練，物質儲積，經濟市場等等，可以移至加拿大，澳大利亞，照常安全的進行一切。德國呢？波蘭捷克，都在英國轟炸航程之內，難道可以退入蘇聯的烏克蘭嗎？這是高級小學的地理常識，難道有方法可以遠抗這天然的地形嗎？所以，希氏的空軍政策，正和威廉的潛艇政策一樣。恰好毀滅了自己。

(4) 有人說：希特拉的外交是成功了。拿破崙，威廉的失敗，都是得罪了俄國。此次希氏交歡於俄，是鑒於前車之覆而收獲成功之果。這在目前，確係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忘記了嗎？拿破崙從一七九九年稱雄以後，十三年間，一直與俄皇亞歷山大第一，結成同盟，有一次這兩個少年英雄，相互表示敬愛起見，還相抱而KISS。可是到了一八一二年的冬天，他何以要親率六十萬大軍去伐俄，而致有「莫斯科之火」呢？可見得國際的友敵，是隨時動盪的。現在，希特拉和史太林，還沒有到相抱KISS的愛度。而

進大軍至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破壞巴爾幹上俄德意的均勢，隔斷蘇聯與牠的同種猶哥斯拉夫的聯絡，漸致促成蘇土談判，與英蘇的接近，誰能担保在二三年蘇德不致反目呢？

從各種角度去推測。德義勝利的希望是極其渺茫的。德義失敗的暗影是極其濃厚的。

自然英國的封鎖效律，遠遜於第一次歐戰的封鎖效律。英美欲擊敗德義，也遠較上次為困難。但先決條件，却客觀的擺在這裏。德義，英美，兩對峙集團的最後勝利屬誰？我們不難可以看出。人謂：德義必敗。英美必勝。這話聽起來似乎很對。但我們細細一尋，

這天這是第三步推測的解釋。即英美國家，五味俱全的對德義一戰。這我聽了自白。

在以前，英德誰勝，與中國有『風牛馬』之感。原因是：『德義戰敗，並不等於日本戰敗。』『英美戰勝，並不等於中國戰勝』。現在暴敵罪惡貫盈，天誘其衷，自投深淵，籤訂三國同盟。英美如勝，有福同享。德義若亡，日本殉葬。英美和中國的命運是休戚相關的了。這不是國際形勢好轉的真實保證嗎。且。『三國同盟』的『全圖盤土』，固然是最可怕的，是世界大戰未結束以前，中國先已屈服其然而這是絕不會的。英、美、日、蘇、

第二次世界大戰抉微

自有人類以來，從未見過振撼全球的世界第二次大戰降臨了，回視第一次大戰，或者將嗤爲演習而已！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運命，戰後都要受到徹底的變換，正猶大地震以後，海底和高山，可能的交換一個位置，吾人應該如何的兢兢業業，戒慎驚覺，努力奮發來改造我們的命運，我個人願把大戰前後所思維考慮的種種概念，縷縷的遞次述出，以貢獻於全國同胞，並且要求討論與指教：

敵入運命的三歧路

在美日談話正在喧嚷進行的時期，我代敵人的百年計做一借著的籌劃，以爲「退」是上策。「進」是中策「不進不退」是下策，何謂退是上策，四年半的中國抗戰，敵人的元

氣，已經損傷到非百年不能恢復的地步。自廿七年十一月間近衛的結束中國事變宣言發表以後，接下去的平沼、阿部、米內、近衛第二、第三、以至東條、七度內閣，沒有一個內閣的登台宣言不是說惟一主要工作，在全力結束中國事變」，這足以證明敵人雖愚，他明白知道「退爲上策」。「不退將於身殉」！所成爲問題者，「生命」與「顏面」二者不可兼顧時，他人善護「生命」，而暴敵則「死要臉孔」而已！所謂「退」，自然須依照蔣委員長及羅斯福邱吉爾諸氏屢次所闡明的正義與公平而合理的結束，如果日本有勇氣澈底覺悟，則至少台灣，朝鮮尚可依舊保持，並且尚可保持三十年內一等強國之地位，——或許竟可延續至五十年。——卽於「顏面」問題亦屬有利，故謂上策。中下兩策，其結果均不免於滅亡，因A B C D經濟封鎖的力量，使其資金，物資，逐漸乾涸，無論窒息的時期長短如何，但窒息只有一個結果——斃命。若採取中策冒險進攻則爲流血而斃命，且尚可希冀萬一倖僥以死中求生。又即使死亡，也使對方（指A B C D）付出鉅大之代價。且死得也比較悲壯英勇一些。故「進」爲中策。若既不能退，又不敢進，安坐以得窒息壽終一刻的

到來，則爲束手待斃，不流血，不抵抗而斃命。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所逃而待烹」，對方除中國以外，可以不償一滴血債，而且死得卑怯丟臉，故謂之下策。上策非有偉大的領袖崇高的智慧，正確的大勇，控制全國的力量，幾種條件是缺一不可的。而可憐的日本條件皆缺。並不是我瞧不起別人，我自始即斷然決然知道日本沒有採取上策的資格。日本所有的儘是揮拳攘臂，以頭搶地，所謂匹夫的蠻勇。具有這類匹夫式的蠻勇，自然也寧願切腹，而不甘心採取下策，這類匹夫的蠻勇，最合適於採取「蠻進」的中策，也只配採取中策的。我自始即這樣斷定，朋友聞聽到我這樣議論的很不少，現在暴敵已給我做了完全無誤的證人。這類單知道蠻勇的匹夫，在他們幼稚的愛國哲學中，自以爲「一死報國，可以無罪，」而不知道「意氣亡國，死有餘辜」！以國殉，萬死莫贖！將來日本，或者會讀吾文而痛哭流涕的。

二 激骨失敗的敵人戰略指導者

「戰略」和「戰術」不同，「失敗」也和「戰敗」不同，戰術的勝敗，是限於陣地上的，戰略的成敗，是指整個國家民族各方面的最高綜合，是屬於中央首腦部精神樞的，檢討過去四年半的中日戰鬥，就戰場上說，是雙方各有勝敗，在中樞神經的戰略上說，那末截至今日為止，實在可以說，中國完全無憾成功，日本澈頭澈尾的失敗，就戰爭的幾個簡單原則講，例如（一）隔離戰，（二）包圍戰，（三）接力戰……等，都是粗淺明白的常識。譬如甲乙兩國交戰，所謂（一）隔離戰者，甲國要設法使乙國淪於完全孤立，而自己取得多數友邦的聯絡。乙國的努力則反是。誰的努力成功則誰勝。更進一步，未入了包圍戰，則甲國要設法與多數其他友邦去包圍封鎖乙國，而自己則造成無法包圍之環境。乙國之努力則反是。誰的努力成功則誰勝，更進一步。走到最滿意的接力戰，甲國要在敵我都覺到極度疲勞的時候，設法使丙國丁國等繼續我的力量，向乙國接鬥，使乙國由疲勞而踏入死亡，加重敵人的瘡傷而至於死，休養自己的瘡傷而恢復健康。乙國的努力則反是。誰努力成功誰必勝。用這幾個粗淺而却是鐵一樣堅硬的原則來衡量這四年半的中日戰

爭事實鮮活地擺在我們面前，豈非中國的努力完全成功，而日本努力，澈底失敗嗎？具體一點說明，所謂隔離戰，日本的努力，自然要使中國陷於四面孤立，北與西與蘇聯，東與南與英，美隔離，而日本則能與其同盟相連絡。反之，中國的努力，要斷絕日本與德義聯絡之通道，而英、美、荷、澳、蘇，都隔離日本，使日本成爲太平洋上的孤島，而中國與英、美、美，保持完全的連繫。截止本年六月底以前，這一重要因素的戰略，完全成功者屬於誰，澈底失敗者屬於誰呢？這是舉世週知的事實。進一步而達到了包圍戰，造成A B C D陣線來包圍日本是中國努力的對象。在日本何嘗不妄想造成G（德）H（匈）I（意）J（日）陣線來包圍中國呢？退一步講，希望美國繼續門羅主義，英國再度封鎖滇緬路，蘇聯澈底停止援華，豈非日本所努力的對象嗎！可是截止十二月八日以前，事實昭告世界，誰的努力完全成功？誰的努力着着失敗呢？這又是不須要答覆的答案，最後臨到了接力戰，中國四年半獨力堅忍而扭住了世界上一只猛獸，一個惡盜，在這相持不下的當兒，如果日本能使他的盜夥德義接續他的力量，直接打擊中國，則無疑的最後殘敗的將爲中國。

可是事實恰恰相反，德、義不能直接打擊中國，而美、英、澳、荷、加、及中南美各國，偏偏可以直接打擊日本，而且已經在接續中國的力量，正在直接予日本以迎頭打擊了。你說的最後的勝利將要屬誰？澈底的殘敗將要屬誰呢？我不說，請你日本人自說。

三 敗與完的分別

有人問我：「這次日本蠻蠢軍閥的切腹戰爭，已經是展開最後的結果，自是日本「敗」的，你對於這樣的結論，應該是沒有疑問？我說：「否！——這次戰爭的結果，日本所得到的，決不是一個「敗」字。問者大驚：「難道日本會得到「勝」字嗎？自然更不是了。我答：以日本軍閥意氣的囂張，頭腦的頑固，性格的拗強，習慣的兇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要臉而不要命……種種先天因素推測起來，他最後所得到的是「完」字，不是一「敗」字。「敗」與「完」究竟有怎樣分別呢？以貿易來譬喻：「勝」是賺錢。「敗」是賠本。「完」是破產。以賭博來譬喻：「勝」是贏。「敗」是輸。「完」是傾家蕩產。十

年以前，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時候，敵外相內田康哉，已經發表過這樣的不祥預言：「日本不辭全國焦土」！當時談諧者，報之以「焦土外相」的徽號。我當時却沒有談諧的感想，而反有一種嚴肅而淒然的感覺，日本民族如果失去理性的控制而胡鬧到底，那末欲「全國焦土」，終有一日會如願而償的。日本民族，終究是中華民族的小兄弟；儘管兄弟不孝不友，而到一旦化爲焦土之日，他不自悲，而我却不免打動天性的友愛而有點淒然。現在這不祥的預言，成了讖語，這次戰爭，只有這樣的一種假定結論：（甲）是德日義三國澈底勝利，而英、美、華、蘇、及整個美洲澳洲，南洋的資源，人力、物力、破產、消滅；（乙）「完」而後已。不然是（乙）英、美、華、蘇、及其同盟澈底戰利，而德日義及其小囉囉「完」而後已。不然是（乙）英、美、華、蘇、及其同盟澈底戰利，而德日義及其小囉囉何，泰、之類幾個編狹的國家的資源，人力、物力、破產、消滅，——「完」而後已，以現在的形勢看，兩方面不倒任何一方面「完」的境况，是決不會停止打的，A B C D R 這一方面，人口、面積、物產、佔去了全世界五分之四，而G H I J 這一方面，不過佔十分之一的比率，（還有十分之一，是未入戰渦）。除非上帝顯示奇蹟，要使A B C D R及

其同盟的破產與消滅，真不能容許人們想像的。十分之十的力量，可以消滅十分之八的力量，那末一切數學的、物理的、自然的、基本的定律，都應該廢棄。可是我們知道的，只贖一兵一糧，還要亂幹到底，乃是日本軍閥已養成的習慣。憑這兩種角度測，這次日本的最後情況，應該不是「敗了而後停戰」，乃是「完了而後自然不戰」。

從日本歷史看來，因南北朝內戰的結果，而使足利氏稱臣於「大明」者，凡一百五十年。（建文四年——嘉靖六年）。因豐臣氏征韓的失敗，而使德川氏閉關自保者，凡二百七十年。（萬曆二十六年——明治七年）這場戰爭完了以後，從低估計，三百年之內，日本要做世界的隱士了。

全圖就士。益言一日會成而而。日本列國。本節已完，全文待續。

本節已完，全文待續。

本節已完，全文待續。

本節已完，全文待續。

西南太平洋戰象的解釋

續自去年冬一二。八敵人的詭詐襲擊開始以來，從表面看，但見敵人日日進展，所向披靡；迄今為止，除緬甸與澳洲以外，已成席捲整個海洋洲之事實，不知戰略者，方且引為深憂；但作者如果為日本國民，對此情形，決不引以為慶而歡欣鼓舞，不但不歡欣鼓舞而已，方且凜冽危懸，知終不免「一跌而赤我之族！」理由甚為簡單，形勢至為明白，只要我們肯用腦筋略略多想一想，就一目了然可見。

第二，過去同盟國在西南太平洋上之敗，固然是被動，不是主動；固然不能說是偽裝敗退的戰略以誘敵，但如果須要分散敵人的軍力，拉長敵人的聯絡線，膠着並吞吸敵人的兵源，那末不論被迫也好戰略也好都是要表現這樣的戰象的。換幾句話說，這樣的戰象，偽軍與被迫，其動機不同，而其效果是相同的，具體一點說，即使同盟國在西南太平洋上

的軍力強過日本，但除新加坡等二三重要據點以外，其他廣漠無用的區域，正應該撤退以吞吸，引誘，分散，膠着敵人的實力的，所以這敵人席捲南洋的形勢，除了並非「自動」這點深可遺憾以外，在客觀上是好的不是壞的。

第二，反觀敵人，近百萬人吸住在中國區域，近百萬人在東北四省，再以二十六師團分散於廣大的海洋，要知戰爭是國家民族生命的賭博，這賭博最重要最基本的本錢是兵與血，敵人如此浪費他的兵與血，真是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中日五年戰爭，敵人流了近百萬人的血不收半文代價，反而倒賠二百億國債。傾百萬之血於中國淪陷區，尚有紅色可見，今流入五倍於中國淪陷區大小之海洋，連血色也不可見了。敵人極五年的全力，不能解決「中國事件」今乃同時又欲解決英美，譬如舉鼎者，一鼎未舉又欲同舉三鼎，結果只有死得更慘更愚更可笑罷了。

第三，做買賣的，賭博的，尚知集中金錢，以投機一事，庶可獲厚利，決不肯以有用

之本錢，買無用之閒物。今敵人乃以有用之兵力，膠着於無用之閒地。譬如中國佔領區，

有若干閑地，絕對不須要守，如不與英美作戰，敵人亦早已自動撤退了。但一與英美作戰，愈是須兵孔急，而此等閑地之兵反愈不能撤退！何也？因同盟國將利用此「閑地」以進攻日本本部也。今日南洋，亦命定的必然的成爲「只能送兵去，不能調兵回」。佔地愈廣，須要兵力愈多，而可調的兵力愈少，輾轉循環，所徵之兵，無論生死，統統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這種強迫國民跳無底之壑的政策，正是我們所樂聞的。

第四，論者或以爲敵人佔領整個南洋，到將來同盟國反攻失了據點，此又不明現代戰術者似是而非之論也。自然，若干重要據點，能够不丢掉，當然更好，但也「只是更好」而已，並非「不得了」事，我們要知道：今日敵人佔領廣大面積的南洋，其確定佔領的真實力量，是靠陸軍，但輸運陸軍，供應給養，軍火器械……等，是靠海軍。而保護海軍的安全，不受對方空軍的遮斷，是靠空軍，簡單的說，敵人本土的身命，靠佔領區的遠衝，佔領區的生命靠陸軍，陸軍的生命靠海軍，海軍的生命靠空軍。敵人的參謀部長，也不能改變我這個斷案。一但英美的空軍實力達到了壓倒的優勢，撲滅敵人的空軍而獲得制

空權，則美英的海軍，就要縱橫於整個太平洋上，日本的海軍不撲而自滅。那時候日本在南洋島嶼上的百萬陸軍，請他長距離游泳回東京可也。

第五，所以有人推斷將來同盟軍在南洋反攻，今日克服甲城，明日克服乙城，後日又克復丙城。此皆不明現代戰術者之談也。不但在南洋，敵人只有「總崩潰」而無「零碎敗」。即在緬甸暹羅安南區域，甚至閩廣台灣亦然，只要敵人海軍一敗，國軍長驅直入，但是單食壺漿，慰勞聲多於槍砲聲。惟在華北及東四省及朝鮮三區域，則戰象完全不同。距離敵人本土甚近，若非敵入海軍全殲，則雖敗猶能控制，竊寇於此三區域，有切膚痛感，或將步步為營，節節頑抗，置之死地，人自為戰，須要我們忠貞的戰士，愈久愈奮，為山九仞，功竟一簣。復祖宗六十年之失地，謀子孫千萬世之幸福，此時乃千劫難逢之良機也。

總之，此次世界大戰中，最堅強之敵寇已證明為日本。——德國已居次位——盡最大之努力者。責無旁貸，當為我中華，必如此乃可以對全世界人類正義和平有貢獻。對祖國

救淪陷區域的忠誠青年

抗戰至現階段，仰賴領袖的威德，將士的忠勇，全國民衆都已普遍地知道：軍事的部分，已經不成問題；最成問題者，是經濟的抗戰。於是全國專家學者的腦汁，幾乎全部集中在「經濟作戰」一主題上。此次第二期第一屆參政會議，更把這「經濟戰」的重要性顯著提高。這在我也認爲是「切中肯綮」的見解，我也充分地表示同感。

可是，我並不認爲除了「經濟戰」一問題以外，更無其他問題至少和這問題有同樣重要。我以爲我們要爲立國根本的百年大計着想；「建國」，纔真正是我們的根本目標。「抗戰」，是達到建國成功的一種必要手段；「經濟戰」，又是達到抗戰勝利的必要手段中的一種。爲國家百年大計着想呢，倒是拯救青年是一種直接的工作。無疑的，青年是國家的幼苗，青年的思想，是決定民族百年盛衰的酵素。

在大後方，青年的拯救工作，我們不能不說政府和國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在這樣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全國的大學，研究院，一切高等，中等的學術機關——包括公立私立——不但都照常前進，而且在最大限度的可能範圍內儘量予以援助及擴充，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任何變亂時期所絕未有現象！我們國家的決然復興的保證，從這點上已經表現得非常滿足了。

可是，我們不能忘記敵人盤據的後方！那裏有成千成萬的同胞做了暫時的奴隸！當然就含有整千整萬的青年，窒塞在暴虜與奸逆的穢毒空氣之中！從少估計，也當有十萬的大學學齡青年，徬徨流浪而無所皈依，無所歸托！他們縱有盡忠於國家的赤忱，而至於無地寄托其心靈。他們縱有效死於中央的壯志，而至於無路進獻其身軀。他們縱有孜孜好學的弘願，而至於無門得入林立之大學。我們設身處地的想想，這是何等慘酷殘忍的景象？

現在學年的終了期，即將屆近，應及早未雨綢繆。抗戰西遷以後，由教育部統籌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於半淪陷刺及局部治招的各省，運用政府的力量，所以尚能在洛陽、恩

施，長沙，永康，福州……等地點，拯救了一部份彷徨苦悶的青年：然而如山東，山西，河北，綏遠，全省，安徽及江蘇的北半省，河南及湖北的東半省的青年，雖以政府的力量，也感鞭長莫及，無法可救了。浙江的北半省江蘇的南半省的青年則羣集於上海，閩粵南半省的青年，則羣集於香港，紙醉金迷，荒淫誘惑，因而墮落者在所難免。今年，教育部的統一招生辦法既然停止，由各院校自行分別籌辦招生，各院校既無政府的權力與財力，而交通工具及動力燃料，愈益困難，各院校薄弱的力量，愈益削弱，勢必不能遠至各淪陷區域，派員前往辦理招生事宜，這是無論如何事實所不許可的。那末將要坐視我們陷省份數近十萬赤心愛護祖國的大學適齡青年投考無門的慘象而無法拯救，試問是否我們良心所能容許！

固然，我們也知道，河南省境內，尚有河南大學，湖南省境內，尚有湖南大學，廣東省境內，尚有中山大學，江西省境內，尚有中正大學，浙省境內，尚有英士大學，福建省境內，尚有廈門大學；這些學府都可以攝吸省境內若干適齡的青年，但除中山大學外，規

糗經濟所限，均不能大量容受。再退一步說，這幾省既有大學姑置不論，但是安徽省，江蘇的江北，湖北的鄂東，那些地方青年，教他們到那裏去投考呢？我們能坐視而不救嗎？再說，山東，河北，山西，察綏，的青年，又獨何罪而被剔除在我們救濟線之外！念之慘然——至於東北四省的青年，我們除了贈之以一掬清淚以外，究竟是否尚有比較實際的辦法？也應該在我們教育對局考慮之列罷。

何況，北平和南京二處的好巢妖窟，正在那裏培植寡廉無恥的疫菌，奴顏婢膝的毒劑，迷夢青年，製造巨妾，我們現在知道了物質的搶救，難道反不知道青年的搶救！搶救青年，至少和搶救難童，同其重要。不然，北平城內的「奴婢大學」正可張其血盆大口以飽啖青年，我們也要分擔拯救不力的罪過。我們這裏爲淪陷區域的忠誠青年請命，爲他們開闢一條投奔祖國懷抱之路。

至于實際有效的具體辦法，則在教育部及各大學當局妥爲之謀。聞本年中大，西南聯大，武大，浙大，四校聯合招坐，較爲費小而效大，川黔滇桂四省以外，鄰近的鄂西，湘

西，自然也可派員招考。但即如江浙閩贛諸省腹地，已非該四大學本身力量所能及達；更遠更不必說。故最大有效方法，仍須由政府的權力來辦理。我們各淪陷省分，省政府和縣政府仍依然存在，中學之遷移鄉村辦理者，爲數亦至可觀，似應由教育部酌予通融辦理，免去考生跋涉往返數千里投考或有不取流落之苦，訓令各淪陷區地方政府會合各中學，甄拔成績優良，志慮忠純者，保送至大後方規模弘大之大學肄業。此法似爲比較最有實效之一法？似有更良之法，希望專家踴躍貢獻，政府迅速施行。『十年樹木，十年樹人。』我誠不忍見國家百年大計之民族幼芽橫遭夷狄鐵騎之蹂躪，與國賊毒氛之熏炙也。

響應獻金運動補陳三義

馮委員以國家耆勳，週甲高齡，而冒風櫛露，跋涉山河，代逵 蔣主席「大聲疾呼」之旨、勸同胞節衣縮食以貢獻祖國。我想凡有血氣親炙 馮委員之誠懇容貌 親聆 馮委員之真摯訓話，決沒有不感動天良之理，本人首在中行大樓感動深切，想要附贅幾句粗淺的話，爲馮公訓詞，下一注腳，雲濤處長亦深望鄙人爲文呼籲。深惟報國人人有責，故雖昨夜今晨，咯血半盃，仍力疾扶病寫此。

節約獻金，驅倭衛國的道理，馮先生所說與嘉定同胞所知，都已透切詳明，無煩蛇足，鄙人特再陳最粗淺之三理由，爲我同胞晨鐘暮鼓之助。

第一：以前「大清帝國」，整個天下，屬於「大清皇帝」一人之私產。現在中華民國，誠如吳稚暉先生所說「四萬五千萬同胞就是四萬五千萬個皇帝」就原理而論，這話一點也

沒有錯。這——中華——祖國，是他們人人有份的私產，是你的，也是我的。（不過不能一人獨佔罷了）同胞！如果這頂「帽子」是你的，你一定愛牠。這中華祖國也是你的，你難道反不愛牠嗎？「你的帽子」如果弄髒了你必得出錢去洗染；現在「你的祖國」給敵寇和漢奸弄髒了，你難道不想出錢去洗刷一番嗎？同胞，你用這樣的道理反覆去想想，我在這裏誠懇的請求你。

第二：你爲什麼要賺錢？你爲什麼要賺錢不厭甚多？你爲什麼要把賺來的「大錢」藏起來？你豈不是爲將來的生活着想嗎？你豈不是爲你的兒女子孫着想嗎？你的計劃是不錯的，所以你的主旨是：「賺錢，愈多愈好。保藏，愈固愈好。」但是，同胞！你讀過莊子胠篋篇沒有？文內大致說「富人積聚金寶於篋中，愈多愈好，封鎖得愈牢愈好，以防他人的覬覦。可是一旦大盜到了背了你篋子就走，惟恐金寶不多，封鎖不牢！這富人竟做了大盜的義務奴隸。」同胞！你聽了這故事作何感想。你今天趕快獻出一部份財產於國家，逐退「東洋大盜」。你還可以安全保存大部份的財產爲你的下半年生，及兒女子孫的享受。你若及

牛不獻，萬一「東洋大盜」來了，惟恐你賺錢的不多保藏的不牢，一古腦兒連你的兒女子孫都抓去了！胆友，這後果，二千年前的莊子都發現了，我再勸你細細的思想。

第三：我再講一段故事，明末崇禎時代，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國難嚴重，國庫如洗。崇禎皇帝邀集一班親王，貴戚，駙馬，勳爵等，左一個揖，右一個躬，請他們大家慨然解囊，報效國家。那一班帝親國戚王公大臣，面面相覷，哭喪着臉：陛下！臣已捐三千了。今特再捐二千，此乃臣妻變賣首飾得來，臣已盡忠報國了！也有人哀求道：臣實貧寒，前已變產捐助二千，家已殘破。容臣半年之後，再捐一千。臣也算爲國毀家了。如此貪吝，明朝遂亡。一旦李闖到了北京，他比崇禎皇帝手段高明多了。拘集所有京內外親王外戚，駙馬勳爵之流，在奉天門上，口不言錢，只用夾棍一夾，骨碎筋斷，嘎呀呀殺豬似的怪叫，「捐六十萬！捐六十萬！」「去！」李闖說。「到他家內立取！」取到了。「來！再一夾！」李闖說，又是一陣殺豬樣的狂呼「再捐四十萬！」四十萬取到了，再一夾，不喊了！「丟開這屍首！換一個上來！」李闖用這妙法，聽說他敗回陝西時，打了五百斤重

一塊的黃金平版，共計二百多塊，用馬拖着，走了。朋友！過去「東洋大盜」的兇惡與殘忍，慘酷，較李自成高過幾倍，這是天下所共知，不用我再說的。今日馮先生打躬作揖，誠懇真摯地向諸公商捐，諸公能够以虛偽，敷衍，假話，答覆馮先生嗎！明末亡國富人的滋味，誰願意再受？我也請諸位細細的想想。

我願意我所說的都是廢話！我願意我們樂山同胞的「愛國狂」，超過於人。獻金的成績，也後來居上，一地高於一地。

光明的進程

——中國之命運和誠報——

誠報——這「寧馨兒」——他的誕生，匆匆地已經滿兩週歲了！這孩子岐疑匍匐，正天天期望着光明的進程中邁步。

其實，我們「中國之命運」，也在這兩年中，才開始真正踏入光明的進程！「中華民族」，這地球上，人類中的老英雄，也就是我們共同頂戴的老祖宗，他老人家固然已經有着四千歲的年壽，固然已經做了四千年的領袖，可是這一百年來，他老人家的流年，真是不利！所以不利的緣故，還不是因為出了一批不肖的子孫！抽上了鴉片，爲了鴉片的買賣，和黑心的英商打架，打得頭破血流，還給英人一條索子網上。這第一條索子，就是我們永不能忘的中英南京條約。是以以後無量數不平等條約的開始，也正是一百年以前——這

光二十三年A D一八四三——的事。自此以後，中國的命運，便從黃金的殿堂，逐漸下降，墮入地獄的深淵！直到國民革命軍成功以後，才開始再從地獄的底層，縱身爬起。辛苦掙扎地爬，爬，爬；直到整整百年以後的一九四三年，在我們英明的領袖 蔣總裁率領之下，把所有百年以來的枷鎖，打落乾淨，堂堂正正，還我一個頂天立地自由的人格。才算從地平線下踏入光明的大道。

這中華老英雄，在這一百年來長期黑暗中，天災、人禍、內亂、外患、血淚重重！如果你會「算命」的話，等我粗枝大葉的報告上來，請你計算一下。以言天災，四千年的歷史上，黃河只有七次大遷徙，而在這一百年內共有兩次。咸豐八年（一八五五），黃河北徙，決蘭封，由大清河入海。泛濫數千里，漂沒百萬家。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僑軍掘黃河堤，決中牟，由賈魯河倒灌入淮，又漂沒前線民衆千百萬家。因外患而引起天災。他如民十五西北之天旱，民二十長江之大水災等，多至不可勝計。以言人禍，則舉國文盲，舉國煙民，民德劣低，民智愚昧，民生赤窮，而在上領袖，西太后、榮祿、袁世

凱、……等，專以騷修、淫樂。無恥、自私、愛錢、奴性、躬行而提倡。故流行着「養兵不打洋人，專防家賊」，「甯與仇人，不與家奴」！……等亡國妖言。以內亂，鴉片戰爭以後二年，即道光廿五年，西北回亂大起，回亂未全平，道光三十年，洪秀全於廣西金田村起兵。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洪楊軍勢如破竹，建立太平天國。二年，席卷天下之半。三年，太平天國建都金陵。此後國內血戰十五年，直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才算告一段落。當時英人估計，單就江浙兩省就屠殺人民二千萬至三千萬。接下「捻亂」大猖獗於華北，直逼京師，血戰數年，至同治六年李鴻章築長堤，決黃河及運河之水以灌之，民衆與亂黨俱盡！東捻始平。又越一年，西捻始平。此時爲同治七年，正雲南及西北諸省「回亂」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了。等到全平時，已經在光緒三年了。光緒初年，外患嚴重，把內亂掩住了。可是著名的「土寇」，如廣西李立亭，四川余蠻子，……等，全國如毛，此扑彼起，絡繹不絕，記不勝記。至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遂有大內亂拳匪之役，招致全世界十一國聯軍，陷首都，逐帝后，中國至此真實地是亡了國！嘗了一瓜分

之刑」！此後締結辛丑條約，集不平等條約的大成。此時的中華老英雄，只能說是依賴先天祖宗遺傳元氣的悠久與博厚死而復蘇的更生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以後，這是人人所週知的，軍閥自私禍國的內戰，幾乎可以說從未有一年停止的！如是者二十年。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中華民族真正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實現統一，而「九一八」的烽火起火了。

以言外患，那更是致命傷兇險的惡星。爲求簡單明瞭起見，我們可以把百年來的外患，按其輕重與大小，分爲性質各異的（甲）、（乙）兩類，（甲）類，是大災大禍、結果：割截肢體——千萬里的土地。榨獻血液——千萬億的賠金，加增枷鎖——無數條的不平等約束。（乙）類，是比較（甲）類輕些，然而已非全世界任何國家所能受。如租借地，租界、領事裁判權，某地駐軍權，內河軍艦航行權，引水權，關稅控制權，內地客郵權，駐警權，設廠權……等等。總之，凡是這（乙）類特權所行使的地方，這地方就不是中國的土地。可是全中國北至黑龍江，南至湄公河，凡是庶富之區，交通四達，物產開發，通都大邑所在之地，全部喘息在這上列（乙類）特權的勢力網下，而毫無倖免的餘

地。所剩下的一只有山嶺重複，貧瘠窮苦，交通梗概，土匪如毛的人間地獄，才算是這位中華老英雄生命寄托的所在。

(乙類)性質的外患、的國恥，因為太多太繁了，這裏我們姑且不一分敘。至於(甲類)性質的外患、的國難，那末關係中國百年大計，影響「中國的命運」，太嚴重了。不能不簡短報告一下：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林則徐焚鴉片。英軍艦開入廣州開砲挑釁。

二十一年(一八四〇)英艦侵寧波，犯乍浦。

廿二年(一八四一)英艦掠取舟山，廈門、定海、寧波、乍浦。攻吳淞，陷鎮江。中國國賊琦善擅自割送香港。

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英艦再陷乍浦、鎮江、威脅南京。決定城下盟。

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締結中英南京五口通商條約十三條。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英人焚掠廣州，擄兩廣總督葉名琛，囚之印度。

九年（一八五九）英法聯軍攻天津。

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破天津，陷北京，焚圓明園。帝奔熱河。締結中英、中

法、北京條約，割九龍於英。

同治元年俄人藉調停索地，割烏蘇里江以東，東海濱省，及庫頁島全島送之。（大於吉林

省約四倍。）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塔什干。

六年（一八六七）俄私取我中亞藩屬地撒馬爾罕。

七年（一八六八）俄私滅我中亞僑民建立之藩國布哈爾。

十一年（一八七二）俄私滅我中亞僑民建立之藩國基華。中國始合疆土，大遭實。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俄私滅我中亞僑民建立之藩國浩罕。

五年（一八七九）日本私滅我太平洋上六百年藩國琉球。

十一年（一八八五）法割我秦漢以來已成內地之安南全國。商人開辦，大受其害。

十一年（一八八五）英法聯合瓜分我中南半島上藩國南掌。

十二年（一八八六）英私滅我滇民建立木梳部朝之藩國緬甸全部。

二十一年（一八九四）日本在朝鮮向我軍挑戰，我海陸軍敗績。

二十二年（一八九五）我陸海軍全部覆沒。締結中日馬關條約。賠款二萬萬元。割朝鮮全國臺灣全部於日。

二十三年（一八九六）李鴻章赴俄，締結中俄密約。斷送東四省主權。

二十四年（一八九七）山東二德人死，德軍艦攻陷膠州灣。

二十五年（一八九八）德強租膠州灣。俄強租旅順灣，大連灣。英強租威海衛。

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義和團教匪起，西太后倚之向全世界宣戰。十一國聯軍陷京

師，帝后西奔。中國幾亡。

二十七年（一九〇二）締結辛丑約條，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元。

二十八年（一九〇五）日俄戰爭終了。兩國在美樸茨茅斯地方訂立樸茨茅斯條約。把

俄國所得東三省的全部主權，完全讓渡於日本。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世界大戰起，日本興兵擅奪我山東省權利於德人。

四年（一九一五）日本強致二十一條亡國條約於我，強迫無條件接受。

一法強租廣州灣。均聲明強佔九十九年。（惟意強租三都澳未成，意內閣因之瓦解。）

自此以後，廣大的中南半島及南洋，廣大的中央亞細亞，廣大的東部西伯利亞，以及太平洋中的「海島長城」——琉球臺灣澎湖，統統被別人割吞完了。我們祖國的國土，割天了二分之一弱！我們這班不肖子孫，不曉得已經做了「人彘」，還在那裏自誇地大物博

呢！可憐！

一歐洲大戰以後，只有日本處心積慮要滅亡整個中國，就乘機加緊壓迫，這在 蔣主席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已經列舉事實，敘述得簡要詳明：

「……日寇在我東北的軍警，尤肆意橫行。如民國五年的鄭家屯事件，八年的長春事變，福州事件，九年的廟街事件，彈春事件，都是日寇駐紮中國領土上的軍警，任意行

動，任意鎗殺中國人民，任意鎗殺中國軍隊的實例。

又說：

「……十七年三月重行舉兵北伐，日本帝國主義者看見了中國的統一，就在眼前；乃直接進兵濟南，以阻止我國革命軍北進，要使我們的北伐計劃，根本消除。……」

「……濟南的五三事件，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受盡了日寇的侮辱！……」

諸位還記得，日寇除了大屠殺濟南的同胞以外，我們的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被日寇割去鼻頭，挖去眼睛，而後殺死的。野蠻時代還知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規矩，這是回復到那野獸時代了。

蔣主席繼續敘述：

「……惟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在中國政治的統一愈有成功，其侵華的陰謀，即愈見積極。繼「五三」事件之後，又有「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以為「九一八」事變

的烽火線。「九一八」以後，又有「一二八」之役，「榆關」之役，「熱河」之役，「長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蘆溝橋」事變，乃激起我們中國全面的抗戰。……——頁一〇〇——

我們看了上面這篇簡短的總賬，一百年來中華老英雄遭遇的天災，人禍，內亂，外患，土地已經被瓜分割去了一半，而日本兇惡的軍閥，加緊進攻，硬想把其餘的一半，由他獨吞下去！因而激起這中華老英雄的血液又回復到青年，乃有「七七」以來神聖的全面抗戰。這是接近光明進程的第一步。

然而神聖的全面抗戰發動以後，並不立刻獲得光明的效果，倒是立刻負荷起萬鈞若無倫的重擔，全世界的列強，因為國際關係太複雜的緣故，侵略主義者，反與日寇同惡相濟。和平主義者，那也只能作「道義上的援助」，「精神上的鼓勵」，而無法可以實際的力量來主持正義。至於我國的國力，和日寇的國力相比較，那真有天淵之別，那是人人周知的事實。試問在這種「黑夜遇盜呼天不應」的情況之下，我們已經發動的神聖抗戰，

還是無恥的屈服而停頓呢？還是浩氣長存咬牙切齒而支持下去呢？除了奴隸性的漢奸國賊，自然是人人寧爲玉碎的。然試問用什麼來主持下去呢？可憐而亦可敬，我們是用忠義正氣來抵抗日寇的飛機大炮；用血肉長城來抵抗日寇的坦克瓦斯。我們苦心孤詣採取「用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我們忍淚吞聲採取「焦土」「掘路」「清野」「忍炸」的政策。所以在抗戰的前半五十二個月中，我們陷入更黑暗的苦痛戰壕之中，不過遠遠地隱約望見光明的閃爍，而向前奔馳，然而可並未到達。

中國之命運，真正踏入光明之進程中，要從民國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那天才算開始，無恥而卑怯的日寇，先偷襲珍珠港，而後向英美宣戰，因之激勵英美……等國無比的義憤。這真是日寇惡貫滿盈，自投天羅地網之日。自此以後，中國的戰場，與全世界的戰場真正打成一片。中國的命運，和全世界除了強盜國以外的國家的命運，同其存亡休戚。中國的勝敗，即同盟國全體的勝敗。中國分擔四十六同盟國的責任，四十六同盟國也分擔中國的責任。全人類正義，和平，與自由，約光明，即等於中國的光明了。